

寂音尊者智證傳

卷一之十全

寶鏡三昧附



重刻智證傳引

大法之衰由吾儕綱宗不明以故祖令  
不行而魔外充斥即三尺豎子掠取古  
德剩句不知好惡計為己悟僭竊公行  
可嘆也有宋覺範禪師于是乎懼乃離  
合宗教引事比類折衷五家宗旨至發  
其所祕犯其所忌而不惜昔人比之貫



高程嬰公孫杵臼之用心噫亦可悲矣  
書以智證名非智不足以辨邪正非證  
不足以行賞罰蓋照用全方能荷大法  
也充覺範之心即天下有一人焉能讀  
此書直究綱宗行祖令斯不負著書之  
意即未能洞明此書而能廣其傳於天  
下以待夫一人焉能洞明之者縱未能

即酬覺範之志亦覺範所與也覺範所  
著有僧寶傳林間錄與是書相表裏業  
已有善剌金沙于中甫比部復捐貲剌  
是書三集竝行于世亦法門一快事也  
有志於宗門者珍重流通是所望云  
皇明萬曆乙酉夏六月既望僧真可述



附達觀師書

智證之義或以維摩受諸觸如智證釋之非洪老著書意也吾究之久矣當以吾釋為準藏公切勿疑之如吾序文醜拙宜用心與具區公共潤色之方可入刻

寂音尊者智證傳卷之一

門人 覺慈 編

涅槃經曰譬如有人以雜毒藥用塗大鼓於衆人中擊之發聲雖無心欲聞聞之皆死唯除一人不橫死者是大乘典大涅槃經亦復如是在在處處諸行衆中有聞聲者所有貪欲瞋恚愚癡悉皆滅盡其中雖有無心思念是大涅槃因緣力故能滅煩惱諸結自滅犯四重禁及五無間聞是經已亦作無上菩提因緣漸斷煩惱除不橫死一闡提也又曰何等名爲秘密之藏猶如...字三點若並則



不成伊從亦不成如摩醯首羅面上三目乃得成  
伊三點若別亦不得成我亦如是解脫之法亦非  
涅槃如來之身亦非涅槃摩訶般若亦非涅槃三  
法各異亦非涅槃我今安住如是三法爲衆生故  
名入涅槃如世伊字

傳曰巖頭齋禪師嘗曰涅槃經此三段義略似  
宗門夫言似則非宗門旨要明矣然宗門旨要  
雖卽文字語言不可見離文字語言亦安能見  
哉臨濟曰大凡舉唱須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  
具三要有玄有要此塗毒鼓聲也臨濟歿二百

年尚有聞而死者夫分賓主如並存照用如別  
立君臣如從慈明曰一句分賓主照用一時行  
若會箇中意日午打三更同安曰賓主穆時全  
是妄君臣合處正中邪還鄉曲調如何唱明月  
堂前枯樹花如前語句皆非一代時教之所管  
攝摩醯首羅面上豎亞一目非常目也

破色心論曰於有色處眼則見色餘無色處不見  
色者此義不然何以故以彼夢中於無色處則見  
有色於有色處不見色故

傳曰於有色處者寤時也而夢時不見夢中無



色處也而反見色顛倒也齊劉瑱之妹鄱陽王妃也王爲明帝誅妃追傷成疾醫所不能治瑱善畫嬪人陳郡殷舊善寫人面瑱画王寵姬而使舊画王共臨鏡以示妃妃見之唾罵曰是固宜蚤死於是恩情卽歇而疾除蓋因愛心歇則顛倒想滅也

圭峯密禪師偈曰作有義事是惺悟心作無義事是散亂心散亂隨情轉臨終被業牽惺悟不由情臨終能轉業

傳曰朝奉大夫孫于之嫂年十九而寡自誓一

卽終身誦法華經不復嫁于守高安嫂年已七十餘面目光澤舉止輕利政和六年夏六月忽收經帙料理服玩與侍妾于問其故笑曰我更三日死矣果如期而逝韓子蒼問予曰人之將終有前知者何術致之予曰譬如牛乳以醇發之雖緣緣之中無有作者久而成酪非自外來生乳中故非自能生以醇發之故緣緣成熟忽然成就乃有偈其略曰酪出乳中無別法死而何苦欲先知如某夫人華年休息白首見效凡五十餘年心心無間自然前知化日酪出乳中



也然觀圭峯偈語恐於死時未得自在以其皆  
理障故如本朝 太祖皇帝將問罪江南江南  
後主遣其臣徐鉉入對誦習以備顧問且欲以  
舌辯存國既見曰江南國主如子事父以事陛  
下柰何欲伐之 太祖曰父子異居可乎鉉愕  
然無以對今平生知誦圭峯之偈語至於臨終  
爲徐鉉愕然者皆是也

風穴沼禪師升座曰世尊以青蓮目顧迦葉正當  
是時且道說箇什麼若言不說又成埋没先聖語  
未卒念法華便下去侍者進曰念法華無所言而

去何也風穴曰渠會也明日念與真上座俱詣方  
丈風穴問真曰如何是世尊不說說真曰鶻姑樹  
頭鳴風穴曰汝作許多癡福何用乃顧念曰如何  
對曰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風穴謂真曰何不  
看渠下語

傳曰汾陽無德禪師作一字歌其略曰諸佛不  
曾說法汾陽略宣一字亦非紙墨文章不學維  
摩默地又曰飲光尊者同明證瞬目欽恭行正令  
真漏泄家風也昔黃檗嘗遣臨濟馳書至瀉山  
既去瀉山問仰山曰寂子此道人他日如何對



尺卷傳  
四  
曰黃檗法道賴此人他日大行吳越之間然遇  
大風則止瀉山曰莫有續之者否對曰有但年  
代深遠不復舉似瀉曰子何惜爲我一舉似耶  
於是仰山默然曰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爲  
報佛恩風穴暮年常憂仰山之識已躬當之乃  
有念公知爲仰山再來也

永嘉尊者曰日夜精勤恐緣差故

傳曰北齊沙門慧曉以厭鄉閭遁居靈巖數十  
年有任山令者自鄉閭來曉自念離鄉久思問  
親舊存沒詣邑謁令令適有客未得通謁久之

曉忽悟曰非今慢客乃我之愛憎耳何遽懷土  
哉取謁書曰咄哉失念爾還覺遂去

三祖大師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

傳曰南嶽思大禪師旣獲宿智通尋復障起四  
肢緩弱不能行步自念曰病從業生業從心起  
心源無起外境何狀病業與身都如雲影如是  
觀已顛倒想滅輕安如故

攝論曰處夢謂經年悟乃須臾頃故時雖無量攝  
在一刹那

傳曰賢首曰此中一刹那者卽謂無念楞伽曰



一切法不生我說刹那義初生卽有滅不爲愚者說以一刹那流轉必無自性故卽是無生若非無生則不流轉是故契無生者方見刹那也黃檗慧禪師初謁疎山問曰刹那便去時如何曰逼塞虛空汝作麼生去慧曰逼塞虛空不如不去疎山乃默然慧出見第一座問慧曰汝適祇對之語甚竒曰亦似偶然願爲開示第一座曰一刹那間還容擬議否慧於是悟旨於言下予作偈曰逼塞虛空不行而至而刹那中寧容擬議直下便見不落意地眼孔定動則已不是

還源觀曰由於塵相念念遷變卽是生死由觀塵相生滅相盡空無有實卽是涅槃

傳曰於色聲等法念念分別名爲遷變觀此色聲等法起滅無從當處解脫先觀已眼曰是眼卽不能自見其已體自體尚不見云何見餘物次觀前境曰若見是樹復云何樹若見非樹云何見樹次觀三際曰若見在是有耶則過去未來亦應是有若過去未來是無耶則見在亦應是無

金剛般若經曰若人於此經生淨信者非於一佛



二佛三四五佛種諸善根已於無量百千萬億佛所種諸善根

傳曰華嚴經曰堅翅鳥以龍爲食先觀大海諸龍命將盡者卽以兩翅擘海取而食之乃知信受此法非根熟衆生莫能然也神鼎誣禪師嘗曰鳥窠侍者見以布毛吹之便薦此事自非久積淨業曠劫行持安能如此汾陽昭禪師亦作偈曰侍者初心慕勝緣辭師擬去學叅禪鳥窠知是根機熟吹毛當下得心安兩者年皆首山高第必以積淨業根機熟爲言蓋其淵源出於

金剛般若而不可誣也近世之邪禪乃曰此安有悟吹毛而傳悟者權耳是所謂自無目而欲廢天下視也

破色心論曰如人夢中本無女子而見女人與身交會漏失不淨衆生如是無始世來虛妄受用色香味觸等外諸境皆亦如是實無而成

傳曰所言實無而成者如佛在時有弟兄三人聞毗耶離國媼女菴羅婆利舍衛國媼女須曼那王舍城媼女優鉢羅槃那皆有美色晝夜念之不捨便夢與之從事覺已念曰彼女不來我



亦不往而媯事得辦因是而悟一切諸法皆如是耶於是頓證惟心魏將張遼唐將王彥章皆有威名當時小兒啼不止其母呼兩人者名而兒啼止小兒未識張王而聞其名輒啼止非唯心何哉

華嚴經曰毘目仙人執善財手卽時善財自見其身往十佛刹微塵數世界中到十佛刹微塵數諸佛所見彼佛刹及其衆會諸佛相好種種莊嚴乃至或經百千億不可說不可說佛刹微塵數劫乃至時彼仙人放善財手善財童子卽自見身還在

本處

傳曰方執其手卽入觀門見自他不隔於毫端始終不移於當念及其放手卽是出定永明曰是知不動本位之地而身遍十方未離一念之中而還經塵劫本位不動遠近之刹歷然一念靡移延促之時宛爾世尊蓋以蓮爲譬而世莫有知者予特知之夫蓮方開華時中已有子子中已有蕊因中有果果中有因三世一時也其子分布又會屬焉連續不斷十方不隔也維摩經曰文殊師利又問生死有畏菩薩當何所



依維摩詰言菩薩於生死畏中當依如來功德之力文殊師利又問菩薩欲依如來功德之力當於何住答曰菩薩欲依如來功德之力當住度脫一切衆生

傳曰菩薩運心非止利他乃所以自利故前聖以宏法度生爲急栽培如來功德之力也休舍優婆夷自說得菩薩安隱幢以衆生未離生死菩薩不自取安隱故菩薩雖達生死性空於生死有畏未爲究竟安隱無憂若能入生死教化衆生達生死及衆生而能教化者總涅槃行無

出無没方名離憂安隱幢

二祖大師問達磨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達磨曰將心來與汝安對曰覓心了不可得達磨曰與汝安心竟

傳曰予聞東坡之語曰如人病眼以求醫與之光明醫師曰我但有除翳藥且無與明藥明如可與還應是翳東坡可謂性與道會者也

寂音尊者智證傳卷之一



寂音尊者智證傳卷之二

門人 覺慈 編

永嘉曰大丈夫秉慧劍般若鋒  
金剛燄非但空摧外道心  
早曾落却天魔膽

傳曰予初讀斯文意其人神觀英特威掩萬僧  
凜然不可犯干及見其遺像頽然坐匡牀伽梨  
取次如少年宣律師乃知心智猛利故吐詞等  
刀鋸決不可以狀貌求也法華經曰如是二萬  
佛皆同一字號日月燈明又同一姓姓頗羅墮  
頗羅墮此云利根亦名捷疾亦名滿語於一切



法門以利根捷疾滿語明之者乃可出離生死  
梁劉敲事佛精勤忽有老人無因而至曰君心  
力堅猛必破生死敲於化時果有靈驗今學者  
名爲走道而已其實懶墮迷醉於色聲等法如  
蠅爲唾所粘味末嘉之平生如香象擺壞鎖繯  
自在而去蓋真是比丘也

維摩經曰直心是道場無虛假故

傳曰所謂擇法眼者前聖授手首楞嚴曰諸修  
行人不能得成無上菩提乃至別成聲聞緣覺  
及成外道諸天魔王及魔眷屬皆由不知二種

根本錯亂修習猶如煮沙欲成佳饌縱經塵劫  
終不能得云何二種阿難一者無始生死根本  
則汝今者與諸衆生用攀緣心爲自性者二者  
無始菩提涅槃元清淨體則汝今者識精元明  
能生諸緣緣所遺者卽直心也攀緣心卽虛假  
也未明曰心者信也謂有前識法隨相行則煩  
惱名識不名心也意者憶也憶想前境起於妄  
並是妄識不干心事心非有無有無不染心非  
垢淨垢淨不汙乃至迷悟凡聖行來去住並是  
妄識非心心本不生今亦無滅若知自心如此



佛亦然而長沙偈曰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爲從  
前認識神無始時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  
今時邪禪乃相傳授以揚眉瞬目豎拂拈槌爲  
極則佛法幾何不平沉哉圓覺經曰衆生妄見  
流轉厭流轉者妄見涅槃由此不能入清淨覺  
非覺違拒諸能入者有諸能入非覺入故謂脫  
有能入覺道者但成小乘非能入覺故曰非覺  
入故

金剛般若經曰如來於燃燈佛所有法得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不不也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佛

於燃燈佛所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佛  
言如是如是須菩提實無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須菩提若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者燃燈佛則不與我授記汝於來世當  
得作佛號釋迦牟尼以實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是故燃燈佛與我授記作是言汝於來  
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何以故如來者卽諸法  
如義若有人言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  
菩提實無有法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  
提如來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於是中無實



無虛

傳曰如曰如來所得於是中無實無虛者達磨東來不言之意也而世罕能知之知之而罕能言之東坡曰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曰以無所得故而得舍利弗得阿羅漢道亦曰以無所得故而得如來與舍利弗若是同乎曰何獨舍利弗至于百工賤技承蜩意鉤履豨畫墁未有不同者也論道之大小雖至於大菩薩其視如來猶若天淵然及其以無所得故而得則承蜩意鉤履豨畫墁未有不與如來同者也東

坡之言吾法如杜牧論兵曰如珠在盤至於圓轉橫斜不可得知所知者珠不出盤耳如來應迹本以度生有法可傳則即時授與但與受記者明知無法可傳也

棗栢曰華嚴第三會於須彌山頂上說十住表入理契智非生滅心所得至故如須彌山在大海中高八萬四千由旬非手足攀攬所及明八萬四千塵勞山住煩惱大海於一切法無思無爲卽煩惱海枯竭塵勞山便成一切智山煩惱海便成性海若起心思慮有所攀緣則塵勞山愈高煩惱海愈



深不可至其智頂

傳曰首楞嚴曰汝但弃其生滅守於真常常光現前根塵識心應時消落故維摩大士現神力卽時須彌燈王佛遣三萬二千師子座高廣嚴淨來入維摩詰室諸菩薩大弟子釋梵四天王等昔所未見其室廣博悉包容三萬二千師子座無所妨礙寶覺禪師曰以師子座之高廣毘耶室之狹小佇思其間卽成妨礙嘗問轉運判官夏倚汝言情與無情共一體時有狗卧香卓下乃以壓尺擊香卓又擊狗曰狗有情卽去香

卓無情卽住如何得成一體倚不能對寶覺曰纔入思惟便成剽法前聖所知轉相傳授皆此旨也而學者莫能明如言彈指而五百毒龍屈伏女子之定亦出尤昭著明白者也瀉山嘗語仰山曰寂子速道莫入陰界而仰山曰慧寂信位亦不立予恨仰山極力道不盡

華嚴十地品曰生死皆由心所作心若滅者生死盡又曰隨順無明起諸有若不隨順諸有斷

傳曰譬如有人畏影而逃日中其行愈疾而影愈隨休於樹陰則影自滅三尺童子知之而學



者畏生死乃不息滅妄心是不類也又如日親君子則小人自踈日親小人則君子自遠市井庸人知之而學者畏流轉之苦甘隨順無明是首越而之燕者也夫知心寂滅則不復故起現行不與妄合則自然本智現前此二種第約之心耳非加功也

三祖粲禪師既以大法付四祖信禪師乃祝曰慎勿言自我處得法來

傳曰易解曰衆人之志不出於飲食男女之間與凡養生之資其資厚者其氣強其資約者其

氣微故氣勝志而爲魄賢聖則不然以志一氣清明在躬志氣如神雖祿之天下窮至匹夫無所損益也故志勝氣而爲魂衆人之死爲鬼而聖賢爲神非有二知也志之所在者異也予以其說觀三祖知其爲志勝者也嵩禪師曰此蓋祖師以名迹爲道之累故雖師承亦欲絕之然則不言自粲公所得法便真非嗣祖者耶是大不然粲公于時念達磨可祖宏法之艱難皆爲邪師憎害痛自慎耳便謂弃絕師承可乎黃蘗運禪師曰凡人臨欲終時但觀五蘊皆空四



大無我真無相不去不來生時性亦不來死時性亦不去湛然圓寂心境一如但能如是直下頓了不爲三世所拘繫便是出世人也切勿不得有分毫趨向若見善相諸佛來迎及種種現前亦無心隨去若見惡相種種現前亦無怖畏但自忘心同於法界便得自在此是要節

傳曰此黃蘗一時爲裴相國之言也教其忘心當不必臨欲終時乃作此觀何以知之圓覺曰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辯真實故其偈曰

末世諸衆生心不生虛妄佛說如是人現世卽菩薩圭峯科以爲忘心頓證予以是觀前義知其爲方便說也予嘗閱運公遺事始名晞運會昌之厄以白帕蒙首易名神運宣宗登極復教仍名晞運此叢林未知者也

入大乘論曰諸法體相世間現見云何言無耶曰凡愚妄見此非可信生滅之法皆悉是空生滅流轉無暫停時相似相續故妄見有實猶如燈燄念念生滅凡夫愚人謂爲一燄

傳曰涅槃曰如燈雖念念滅而有光除破暗冥



念等諸法亦復如是如衆生食雖念念滅亦能  
令饑者而得飽滿譬如上藥雖念念滅亦能愈  
病日月光明雖念念滅亦能增長草木蓋一切  
諸法念念滅絕而今現見者相似相續故首楞  
嚴曰諦觀法法何狀則知但自燈明法自無暗  
明暗俱空無作無取明若有作不應容暗暗若  
可取不應受明今觀夜室之暗何自而來忽有  
燈燄暗何所往石頭曰當明中有暗者以明無  
作故當暗中有明者以暗無取故

法華經曰世尊於一切衆前現大神力出廣長舌

上至梵世

傳曰瀉山嘗曰凡聖情盡體露真常理事不二  
卽如如佛而學者不能深味此語苟認意度而  
已譬如衆盲捫象隨所得之爲是故象偏爲尾  
爲蹄爲腰爲牙而全象隱矣般若經曰無二無  
二分無別無斷故者真常也非凝然一物卓不  
變壞之常也而解法華者曰佛音深妙觸處皆  
聞超越凡聖則其舌廣長高出梵世此殆所謂  
隨語生解謬矣乎

五十計較經曰菩薩問佛言罪生復滅何以我了



不見佛問諸菩薩汝曹心寧轉生不諸菩薩報言  
我心轉生設我心不轉生亦不能與佛共語佛問  
諸菩薩言若心生時寧還自覺心生不諸菩薩言  
我但識見因緣時不覺初起生時佛言如汝所說  
尚不能知心初生時何能無罪

傳曰諸菩薩疑既曰有罪我獨不見而世尊曰  
汝不能知心初生則罪有而不見也未明日故  
知不察最初一念因成之假寧免後念相續成  
事之過乎吾以是知一切生死煩惱皆因不覺  
故若智爲先導則咎何由生若了心外無法則

情想不生不用加功直入不思議地也  
首楞嚴阿難偈曰消我億劫顛倒想不歷僧祇獲  
法身

傳曰予觀法華經諸菩薩摩訶薩從初湧出以  
諸菩薩種種讚法而讚於佛如是時間經五十  
小劫是時釋迦牟尼佛默然而坐及諸四衆亦  
皆默然五十小劫佛神力故令諸大衆謂如半  
日夫半日之間歷五十小劫顛倒想所持也

唯識論問曰依信說有四種一現見二比知三譬  
喻四阿含此諸信中現信最勝若無外境云何世



人言我現見此青黃等物乎答以偈曰現見如夢  
中見所見不俱見時不分別云何言現見諸凡夫  
人煩惱夢中有所見事皆如夢中如初見色不知  
色義後時意識分別然方了知以意識分別時眼  
等識已先滅故以一切法念念不住故以見色時  
未有意識意識起時卽無眼等識

傳曰譬如世人同看文字不識字者但見紙墨  
義理了不關思而識字者但見義理不礙紙墨  
也不識字者五識現量也而識字者意識之境  
也天台宗以五識名退殘謂是故也故曰見所

見不俱夫紙墨文字所以傳義理義理得則紙  
墨文字復安用哉

寂音尊者

證傳卷之二



寂音尊者智證傳卷之三

門人 覺慈 編

曹山正命食

傳曰瑜珈師地論曰死有三種謂壽盡故福盡故不避不平等故當知亦是時非時死或由善心或不善心或無記心云何壽盡死猶如有一隨感壽量滿盡故死此名時死云何福盡故死猶如有一資具缺故死云何不避不平等故死如世尊說九因九緣未盡壽量而死何等爲九謂食無度量食時不宜不消復食生而不吐熟



而持之不近醫藥不知於已若損若益非時非  
量行非梵行此名非時死予以是觀之乃知食  
而食卽不枉死故名正命食黃蘗曰今時纔出  
來者只欲多知多解廣求文義喚作修行不知  
多知解翻成壅塞唯多與兒酥乳消與不消都  
總不知三乘學道人皆此樣盡名食不消食不  
消者所謂知解不消皆爲毒藥盡向生滅邊收  
真如之中無此事故以此知曹山貴正命食立  
三墮  
不斷聲色墮隨墮尊貴墮

傳曰維摩經曰爲壞和合相故應取食爲不受  
故應受彼食以空聚想入於聚落所見色與盲  
等所聞聲與響等所嗅香與風等所食味不分  
別受諸觸如智證知諸法如幻相無自性無他  
性本自不然今則無滅此不斷聲色墮所由立  
也又曰須菩提不見佛不聞法彼外道六師富  
蘭那迦葉末伽梨拘賒梨子刪闍夜毘羅胝子  
阿耆多翅舍欽婆羅迦羅鳩馱迦旃延尼捷陀  
若提子等是汝之師因其出家彼師所墮汝亦  
隨墮乃可取食此隨墮之所由立也又曰謗諸



佛毀於法不入衆數終不得滅度汝若如是乃  
可取食此尊貴墮之所由立也予嘗深觀曹山  
其自比六祖無所媿以其蕩除聖凡之情有大  
方便南泉曰三世諸佛不知有鯨奴白牯却知  
有乃不如曹山止言一墮字耳

唐萬回和尚偈曰明暗兩忘開佛眼一本云黑不  
繫一法出蓮叢真空不壞靈智性妙用恒常無作  
功聖智本來成佛道寂光非照自圓通

傳曰首楞嚴曰緣見因明暗成無見不明自發  
則諸暗相求不能昏夫不因明塵而自發不爲

暗塵之所昏則佛眼開矣又曰餘塵尚諸學明  
極卽如來夫以纖塵未盡則未至等妙所以貴  
不繫一法也佛眼旣開則不受一法然寂光非  
照故首山臨終偈曰白銀世界金色身情與無  
情共一真明暗盡時俱不照日輪午後示全身  
果午後泊然而化黑白兩忘之效也

淨業障經曰佛告比丘一切諸法本性清淨然諸  
凡夫愚小無智於無有法不知如故妄生分別以  
分別故墮三惡道

傳曰如言以分別故墮三惡道則不分別遂成



無上佛果乎曰不分別則機關木偶耳非能得道也維摩經曰無我無造無受者善惡之業亦不忘者遮凡夫愚小墮增益損減謗而密示無生之妙也未嘉曰誰無念誰無生若實無生無不生喚取機關木偶人問求佛施功早晚成又曰了卽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償夙債今推其効以盡其執情世間法殺人者死而怒波覆舟舟人皆死不聞水與風有罪出世間法先論因果故曰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忘而墊火燒山林禽蟲皆死而火亦速滅不聞火受三惡道苦可

深思之

雪峯禪師函蓋乾坤句截斷衆流句隨波逐浪句傳曰宗師約法以定綱宗以簡偏邪如雪峯三句玄沙嘗言之曰是汝諸人見有嶮惡見有大蟲刀劍諸事來逼汝身命便生無限怖畏恰如世間画師自画作地獄變相画大蟲刀劍了好地看著却自生怕怖亦不是別人與汝爲過汝如今欲免此幻惑麼但識取金剛眼睛若識得不曾教有纖塵可得露現何處更有虎狼刀劍解嚙嚇得汝直至釋迦如是伎倆亦覓出頭



處不得所以我向汝道沙門眼把定世界函蓋  
乾坤不漏絲髮何處更有一物爲汝知見如是  
出脫如是奇特何不究取此函蓋乾坤句也又  
曰鐘中無鼓響鼓中無鐘聲鐘鼓不交參句句  
無前後如壯士展臂不借他力如師子游行豈  
求伴侶此截斷衆流句也又曰大唐國內宗乘  
未有一人舉倡設有一人舉倡盡大地人失却  
性命無孔鍊錘相似一時亡鋒結舌去汝諸人  
賴我不惜身命共汝顛倒知見隨汝任意方有  
申問處我若不共汝與麼知聞去汝向什麼處

得見我此隨波逐浪句也

高山安國師曰作善則善現作惡則惡現真心卽  
隱沒

傳曰所言善現者百丈曰本有之性不可名目  
本來不是凡不是聖不是垢淨亦非空有亦非  
善惡若與諸染法相應名天人二乘界所言惡  
現者搜神記曰蛇千年則能斷已復續淮南子  
曰神蛇自斷其身而自相續隋煬帝遣使於嶺  
南瀕海窮山求此蛇長三尺許色錦文而似金  
熟視微黑解食肉而不毒人欲令自斷則觸之



今怒若不勝憤則輒斷而爲三四若刀截焉其皮骨之理亦有血怒定久乃又相就而相連續如故隋著作郎鄧隆曰此靈蛇也能自斷不必千歲夫天人二乘界例能他身飛升善念增長之力也蛇能自斷且千歲惡念增長之力也法華經曰無上兩足尊知法常無性佛種從緣起是故說一乘

傳曰末明曰緣起佛種者報身佛非法身佛也不知末明何所據依而爲此言經以一乘爲言則寧當分別法報身乎所謂是法住法位者馬

鳴所言隨順世間種種知故世間之相旣曰種種則非以本自無性而皆從緣起何哉知其緣起而無生卽是佛種所謂世間相常住者馬鳴所言一切法常靜無有起相予童子時聞三峯龍禪師誦迦葉波偈曰諸法從緣生諸法從緣滅我師大沙門常作如是說心曉然愛之旣落髮游方學道讀棗栢論曰有作之法難成隨緣無作易辦作者勞而無功不作隨緣自就無功之功功不虛弃有功之功功皆無常多劫積修終歸敗壞一念緣起無生超彼三乘權學等見



於是頓見迦葉波說偈之意維摩謂文殊師利  
曰不來相而來不見相而見文殊師利曰如是  
居士若來已更不來若去已更不去所以者何  
來者無所從來去者無所至去可見者更不可  
見與法華同旨也

清涼國師答復禮法師所問真妄偈曰本淨本不  
覺由茲妄念起能迷非所迷安得長相似

傳曰圓覺會上金剛藏菩薩所問世界始終生  
滅前後有無之故而世尊先令息滅妄心淨諸  
業障菩薩所問一切衆生本性清淨云何染汙

而世尊但曰爲有我人衆生及與壽命終不明  
告其所以然清涼言本淨本不覺則含其無性  
之旨深得世尊法施之式何以知之大經疏曰  
一切法有二一是所迷謂緣起不實故如幻也  
緣成故無性也二是能迷謂徧計無物故如空  
也妄計故無相也又以不覺故不知有以不信  
故不承當但起無明空成倒想耳

棗栢曰十定品法門其定名入剎那際如三乘說  
八十生滅爲一剎那八十剎那爲一念此明三乘  
說如此一乘但以剎那是極短促思慮不及之故



終不別論有生滅明如來出世始終不離刹那際  
爲一乘道理情解有以情解者疑網不除且信佛  
語自疑不斷

傳曰瀉山問香嚴曰我不問汝經論義理種種  
知見汝但向父母未生前道取一句香嚴曰和  
尚替我道瀉山曰道得卽是我三昧於汝何益  
於是香嚴泣辭瀉山曰画餅不可充饑今生不  
復學識且作箇長行粥飯僧遂去止南陽菴以  
休息焉久之一日糞除瓦礫擊竹笑曰瀉山大  
慈恩踰父母當日若爲我說却何處有今日如

香嚴乃可稱自疑已斷

雲居宏覺禪師僧問如何是沙門所重宏覺曰心  
識不到處

傳曰洞上宗旨語忌十成十欲犯犯則謂之觸  
諱如五位曰但能不觸當今諱也勝前朝斷舌  
才宏覺蓋洞山之高弟也而所答之語如此豈  
非觸諱乎曰東坡最能爲譬嘗曰以吾之所知  
推至其所不知嬰兒生而導之言稍長而教之  
書口必至於忘聲而後能言手必至於忘筆而  
後能書此吾之所知也口不能忘聲則語言難



於屬文手不能忘筆則字畫難於刻雕及其相  
忘之至則形容心術酬酢萬物之變忽然而不  
自知也夫不犯諱忌十成者法也宏覺不忘法  
何以能識宗金剛般若曰一切賢聖皆以無爲  
法而有差別覺以之

提婆曰稟明於心不假外也

傳曰提婆菩薩博識強記才辯絕倫名震五天  
然猶以人不信用其言爲憂天竺有自在天  
人身真金色高二丈人有所求皆如所願提婆  
造廟見之萬衆隨入像果瞬視若怒提婆曰神

則神矣何其小哉正當以威靈感人智德化物  
而假金爲軀玻璃爲目以妖世非所望也卽梯  
其肩鑿出目睛觀者疑之曰大自在天乃爲一  
小婆羅門所折困耶提婆曉人曰神明遠大故  
以近事試我我得其心故敢爾也於是辦供是  
夜大自在天降以受之曰汝得我心人得我形  
汝以心供人以質饋知而敬我者汝畏而誣我  
者人然汝供甚美但乏我所欲提婆曰神須何  
物大自在天人曰我缺左目能施我乎提婆笑  
卽出自已目與之愈出而愈不竭自旦及暮出



目睛數萬神讚曰善哉摩訶真上施也欲何所  
求提婆曰我稟明於心不假外也予嘗笑提婆  
顛倒旣曰稟明於心不假外也則亦安用求神  
欲人信用其言乎方曰不假於外而求神如醉  
夫謂人曰吾平生不解飲也

曹山本寂禪師偈曰從緣薦得相應疾就體消停  
得力遲瞥起本來無處所吾師暫說不思議

傳曰予以是觀之千聖皆稱此一念之心起時  
了不可得是真不思議也離則決定無別殊勝  
故如是了知豈不疾乎華嚴經曰以少方便疾

成菩提曰然則學者何爲而不信耶曰如竹林  
善會禪師爲道吾發之以見船子言下省悟旣  
去而回顧船子笑曰這漢疑我別有也於是覆  
其舟盖信力尚微未大通透故耳

寂音尊者智證傳卷之三



入善對曰然俱學善何為而不肯相曰咬竹林

寂音尊者智證傳卷之四

門人 覺慈 編

法華經曰爾時龍女有一寶珠價值三千大千世界持以上佛佛即受之龍女謂智積菩薩尊者舍利弗言我獻寶珠世尊納受是事疾不答言此疾女言以汝神力觀我成佛復速於此當時眾會皆見龍女忽然之間變成男子具菩薩行即往南方無垢世界坐寶蓮華成正覺

傳曰棗栢曰此義如華嚴經所說即不然但使自無情見大智踰明萬法體真無轉變相如維



摩經舍利弗謂天女曰何故不轉女身天女謂  
舍利弗我十二年來求女身相了不可得當何  
所轉菴提遮女謂舍利弗自男生我女當知萬  
法本自體如有何可轉如入法界品善財童子  
善知識文殊普賢比丘比丘尼長者童子優婆  
夷童女仙人外道五十三人各各自具菩薩行  
自具佛法隨諸衆生見身不同不云有轉若以  
法眼觀無俗不真若以世間肉眼觀無真不俗  
以法華經對權教三根見未盡者令成信種且  
將女相速轉成佛令生竒特方始發心趣真知

見不堪本法而起善根此明且引三權令歸一  
實又破彼時劫定執三僧祇令於刹那證三世  
性本來一際無始無終稱法平等裂三乘之見  
網撤菩薩之草菴令歸法界之門入佛真實之  
宅故令龍女成佛明非過去久修年始八歲又  
表今非舊學轉女時分不逾刹那具行佛果無  
虧毫念法本如是自體無時權學三根自將見  
隔迷自實法反稱爲他不知躬已本事如斯全  
處宅中猶懷滯見云何界外懸指僧祇此見不  
離定乖末劫回心見謝方始舊居何如今時滅



諸見業徒煩多劫苦困方回如華嚴經法界緣起門明凡聖一真猶存見隔見存卽凡情亡卽佛稱性緣起俯仰進退屈伸謙敬皆菩薩行無有一法可轉變相有生住滅故不同龍女轉身成佛予以謂龍旁生女有五障八歲非久積功力忽然之頃非歷塵劫乃化而成佛者超越諸趣脫離業果凌跨十世猛利成就之象也不欲正言故以象示意使學者自悟耳便以爲實法較兩經而優劣之其可哉然則方等深經有正言之者乎曰首楞嚴曰金剛王寶覺彈指超無

學華嚴曰超諸方便成十力是也

永明禪師曰匿蹟韜光潛行密用

傳曰明山賓困乏貨所乘牛旣售受錢乃謂買者曰此牛經患漏蹄然療差已久恐後脫發無容不相語買者遽追取錢孔嵩家貧變姓名傭於阿里范式爲牧伯行部到新野縣選嵩導騎迎式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謂曰非孔仲山耶對之嘆息欲與之俱載而去嵩以爲先傭未竟不肯去大智度論曰譬如醫師治風狂人望見詬罵而醫師但欲驗其所施之術不恤其狂行



人調心亦復如是故二祖大師既老出入市里混於媼坊酒肆之間有嘲之者答曰我自調心非干汝事此韜光密用者也

金剛般若三性依他徧計圓成實智

傳曰法華會上一切衆生喜見菩薩供養日月淨明德佛身服諸華香油滿千二百歲已香油塗身又以天寶衣而自纏身灌諸香油以神通力願而自然身光明徧照八十億恒河沙世界其中諸佛同時讚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來乃至作是語已而各默

然其身火然千二百歲過是已後其身乃盡者離徧計執證人空智之象也作如是法供養已命終之後復生日月淨明德佛國中乃至日月淨明德佛告一切衆生喜見菩薩曰善男子我涅槃時到滅盡時至汝可安施牀座我於今夜當般涅槃卽以海此岸栴檀爲積供養佛身而以燒之火滅已後收取舍利作八萬四千寶瓶以起八萬四千塔於是塔前焚百福莊嚴臂七萬二千歲而以供養者離依他執得法空智之象也故天台曰身相旣盡法執亦亡于時天人



阿修羅等見其無臂憂惱悲哀而作是言此一切衆生喜見菩薩是我等師教化我者而今燒臂身不具足于是菩薩於大衆中立此誓曰捨我兩臂必當得佛金色之身若實不虛令我兩臂還復如故作是誓已自然還復者二執既盡證圓成實智然非滅絕身臂而證故曰還復如故蓋嘗深觀之盡身相則曰千二百歲十二緣生所成之業趣也盡法執則曰七萬二千歲七識染汙意所執持也身相以生言之法執以死言之身相法執不出於死生之域耳

法華經曰如來明見三界之相無有生死若退若出亦無在世及滅度者非實非虛非如非異不如三界見於三界如斯之事如來明見無有錯謬

傳曰僧問天台雲居智禪師曰性卽清淨不屬有無因何有見答曰見無所見僧曰無所見因何更有見答曰見處亦無僧曰如是見時是誰之見答曰無有能見者僧曰究竟其理如何答曰汝知不妄計爲有卽有能所乃得名迷隨見生解便墮生死明見之人卽不然終日見未嘗見求見處體相了不可得能所俱絕名爲見性



予以是觀能所既絕則無生死生既無則何  
有三界之相是謂明見也

華嚴十定品曰爾時世尊在摩竭提國阿蘭若法  
菩提場中始成正覺於普光明殿入剎那際諸佛  
三昧以一切智自在神通力現如來身清淨無礙  
無所依止無有攀緣住奢摩他最極寂靜具大威  
德無所染著能令見者悉得開悟隨宜出興不失  
於時恒住一相所謂無相

傳曰法華經曰世尊結加趺坐入於無量義處  
三昧身心不動而彌勒菩薩曰今佛入于三昧

是不可思議以是觀之則所言無量者非多多  
無數量之謂也苟爲數量之量則不應言處蓋  
無念礙之量耳何以知之前文曰說大乘經  
名無量義教菩薩法佛所護念不言處也推十  
定品所示入剎那際諸佛三昧同旨至於隨宜  
出興不失於時則善用其心者也

起信論曰真實空者從本以來一切染法不相應  
故離一切法差別相故無有虛妄分別心故應知  
真如非有相非無相非有無相非非有無相非一  
相非異相略說以一切衆生妄分別心所不能觸



故立爲空據實道理妄念非有空性亦空以所遮  
是無能遮亦無故言真實不空者由妄念空無故  
卽顯真心常恒不變清淨圓滿故名不空亦無不  
空相以非妄念心所行故唯離念智之所證故  
傳曰予觀江西馬祖而下諸竒衲如汾州南泉  
歸宗百丈皆冠絕一時然說法與諸祖議論冥  
契者百丈又冠諸衲嘗曰但了諸法不自生皆  
從自己一念妄想顛倒取相而有知心與境不  
相到當處解脫一一諸法當處寂滅當處道場  
本有之性不可名日本來不是凡不是聖不是

垢淨亦非空有亦非善惡若與諸染法相應名  
天人二乘界若垢淨心盡不住繫縛不住解脫  
無一切有爲無爲縛脫平等心量處於生死其  
心自在畢竟不與諸虛妄塵勞蘊界生死諸入  
和合迥然無計一切不拘去留無礙往來生死  
如門開相似此論與馬鳴所示無所優劣然深  
信而親證者首山念法華舜峯欽禪師尤昭著  
者也

金剛般若經曰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生  
清淨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



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傳曰楞伽經曰一切法不生我說刹那義夫言法本不生足矣安用復名刹那義乎法華經曰諸法空爲座夫言諸法空足矣安用復稱座乎曰但言諸法本不生與言諸法空者卽是斷滅見故以不生而言刹那諸法空而言座也所言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蓋三世如來法施之式也永嘉尊者曰取不得捨不得不可得中只麼得傳曰可以取則法身有剩可以捨則虛空可逃離是取捨之心則如絮毬百衲置之閒處天寒

歲晚有時而得用也莊周非能知此者也而其言有可觀曰黃帝遊於赤水之北登崑崙之丘南望遺其玄珠使智索之而不得使离婁索之而不得乃因罔象而得之黃帝曰異哉罔象乃可得之問曰莊周旣曰非能知之則其語何其似之親耶曰牛乳驢乳其色俱白牛乳則能出生酥酪至於驢乳裂之則成滓穢然不識牛乳者指驢乳似之故予不廢莊周之論也

毘舍浮佛偈曰假借四大以爲身心本無生因境有前境若無心亦無罪福如幻起亦滅



傳曰首楞嚴曰由塵發知因根有相相見無性  
猶如交蘆夫知由前塵而發者所謂見分也相  
因眼根而有者所謂相分也相見俱無有性者  
心境互生各無自體心不自立故由塵發知境  
不自生故因根有相二虛相倚故猶若交蘆維  
摩經曰無我無造無受者善惡之業亦不亡予  
政和元年十月謫海外明年三月館于瓊州之  
開元寺儼師院海上無經籍壁間有此偈日夕  
研味頓入無生身心超然自得也

復禮法師曰觀業者業因心起心爲業用業引心  
而受形心隨業而作境然則因業受身身還造業  
從心作境境復生心若影隨形而曲直猶響隨聲  
而大小矣

傳曰廣百論偈曰眼中無色識識中無色眼色  
內二俱無何能令見色僧靈潤嘗修此觀曰捨  
外塵邪執得意言分別捨唯識想得真法界前  
觀無相捨外塵相後觀無生捨唯識想嘗與法  
侶登山游覽墊火四合衆皆奔散潤獨安步顧  
陟謂法侶曰心外無火火實自心謂火可逃寧  
能免火及火至潤而潛然息滅



楞伽經偈曰由自心執著心似外境轉彼所見非有是故說唯心

傳曰曹谿六祖隱晦時號盧居士嘗客廣州精舍夜經行聞兩僧論風旛之義一曰風動一曰旛動六祖前曰肯使流俗輒預高論否正以風旛非動仁者心動耳法空禪師深居五臺山每夜必聞有聲名曰空禪法空患之久而自悟曰皆我自心之境安有外聲哉以法遣之自後遂絕夫言彼所見非有者以風旛相待無有定屬以無定屬緣生則名無生六祖所示見境既爾

則空禪所悟聞塵亦然首楞嚴曰見聞如幻翳三界若空華聞復翳根除塵消覺圓淨淨極光通達寂照含虛空却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者詎不信夫

寂音尊者智證傳卷之四



寂音尊者智證傳卷之五

門人 覺慈 編

華嚴經曰佛子如來以一切譬喻說種種事無有譬喻能喻此法何以故心智路絕不思議故

傳曰杜順和尚文殊師利菩薩之化身也作法身偈曰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  
炎豬左膊上傳大士彌勒菩薩之化身也亦作法身偈曰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過去古佛開示之語如此而學者望之如壁立萬仞非手足攀攬之境幽州盤



山積禪師曰若言卽心卽佛今時未入玄微若  
言非心非佛猶是指蹤之極則向上一路千聖  
不傳學者勞形如獮捉月積公迨庶幾知此乎  
楞伽經曰前聖所知轉相傳授妄想無性

傳曰無性之妙佛祖所秘蓋嘗密演未嘗顯說  
何以知之圓覺曰圓覺自性非性性有循諸性  
起無取無證維摩曰不生不滅是無常義十地  
品曰以不了第一義故號爲無明起信曰以不  
如實知真如法一故不覺而有妄念夫言非性  
性有不生滅而無常及不了知皆以無性故也

而其言皆遮之者欲學者自悟此予所謂密演  
者也今則明告無性是謂顯說

法華經曰入如來室著如來衣坐如來座爾乃應  
爲四衆廣說斯經如來室者一切衆生中大慈悲  
心是如來衣者柔和忍辱心是如來座者一切法  
空是安住是中然後以不懈怠心爲諸菩薩及四  
衆廣說是法華經

傳曰室者常寢處衣者常被服座者常休息故  
知傳佛心宗者常寢處於慈悲被服於忍辱休  
息於法空故曰安住是中也末明曰食肉者斷



大慈悲種不可不慎太平興國中建陽僧辯聰  
游五臺山寺寺之上座僧老爲衆輕易聰獨敬  
事之將還京師老僧付聰書使於城北尋勃賀  
投之聰辭去竊發而觀無他詞但曰度衆生畢  
蚤來蚤來若更強住却恐造業聰大驚復緘封  
之既至於廣濟河側聞小兒呼勃賀聰問勃賀  
何在小兒指大豬豬項弗金環卧街西墻下聰  
扣墻問屠誰氏曰趙生家也問此豬何名勃賀  
曰唯食勃荷故里中小兒以名之吾日烹千百  
豬豬犇佚難驅以此豬引導之則纍纍就死畜

之十五年矣聰以書投之勃賀急食忽然而立  
而化

維摩經曰居士卽以神力空其室內除去所有及  
諸侍者唯置一牀以疾而卧

傳曰百丈大智禪師曰夫學道人若遇種種苦  
樂稱意不稱意事心無退屈不念一切名聞利  
養不貪一切功德利益不爲世間諸法所滯礙  
唯無親無愛苦樂平懷麤衣遮寒糲食活命兀  
兀如愚如聾如瘖稍有相應分黃蘗運禪師曰  
唯置一牀寢疾而卧者心不起也如人卧疾攀



緣俱息妄想歇滅卽是菩提耆域以晉惠帝時  
至洛陽萬僧爲作禮歛眉曰汝等衣服華飭皆  
違法制非佛意也漢范曄有言曰事苦則矜全  
之情薄生厚故安存之慮深登高不懼者胥靡  
之人也坐不垂堂者千金之子也

大涅槃經曰所言二諦其實是一方便說二如人  
醉未吐見日月轉謂有轉日及不轉日醒人但見  
不轉不見於轉轉二爲麓不轉爲妙

傳曰三藏全是轉之二如彼醉者大乘經帶一  
轉二而說不轉之一也起信曰以一切法本來

唯心實無於念而有妄心不覺起念見諸境界  
故說無明以此義例轉二爲麓也又曰心性不起  
卽是大智慧光明義例不轉爲妙也洞山清稟  
禪師唯宴坐一日呼侍者下法堂謂曳木者無  
損堦砌侍者出視無有還白寂無人迹稟又使  
求之侍者臨簷俯視乃群蟻曳蜻蜓翼緣堦而  
上蓋靜極妙而靈知也

華嚴經曰一念普觀無量劫無去無來亦無住如  
是了知三世事超諸方便成十力

傳曰棗栢曰世尊在摩竭提國阿蘭若法菩提



場中始成正覺於普光明殿入刹那際三昧明  
以法界身為定體無三世性故從堯率天下降  
神及入涅槃四十九年住世轉一切法輪總不  
出刹那際以此三昧圓通始終非三世古今故  
如是叙致以總言之一切過去現在未來諸佛  
皆盡一時成佛并衆生生死亦不移刹那際但  
衆生妄計有年歲長短如佛所說卽生卽死皆  
不移時夫隨情言說無有實義以濟迷倒謂之  
方便若出情之法則不然但入刹那際三昧卽  
成無上覺道

解深密經曰翳眼人如徧計現青黃如依他淨眼  
如圓成

傳曰分別性如蛇依他性如藤若人緣四塵相  
分析此藤但見四相不見別藤但見色香味觸  
相故藤非實有以離四塵外無別有藤所以偈  
曰於藤起蛇知見藤則無境若知藤分已藤知  
如蛇知若知藤之性分是空則例如藤上妄生  
蛇想故傳大士偈曰妄計因成執迷繩爲是蛇  
心疑生暗鬼眼病見空花一境雖無異三人乃  
見差了茲名不實長馭白牛車



起信論曰以取一切衆生如已身故而亦不取衆生相此以何義謂如實知一切衆生及與已身真如平等無別異故以有如是大方便智除滅無明見本法身自然而有不思議業種種之用卽與真如等徧一切處

傳曰若真能敬重自己佛性卽於一切衆生以交神之道見之何以故以我與衆生無差別故比丘辰巳之間齋者以與衆生接不得不齋易同人卦曰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也文明禮也粲然與物接而健違之中正德也介然與物

辯而應從之與物接而違與物辯而從此君子所以同人之際不可得而親疎也龍興宗靖禪師初叅雪峯宗承印可乃自誓克飭頭服勞餘十載嘗於衆堂中袒一膊釘簾雪峯觀而記曰汝向後住持有千僧其中無一人衲子也靖悔過辭歸台州住六通院錢王請居龍興寺有衆千餘唯三學講誦之徒果如雪峯所誌

楞伽經曰佛告大慧爲世間以彼惑亂諸聖亦現而非顛倒大慧如春時燄火輪垂髮乾闥婆城幻夢鏡像世間顛倒非明智也然非不現



傳曰涅槃經曰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若以因  
此煩惱之想生於倒想一切聖人實有倒想而  
無煩惱是義云何佛言善男子云何聖人而有  
倒想迦葉菩薩言世尊一切聖人牛作牛想亦  
說是牛馬作馬想亦說是馬男女大小舍宅車  
乘去來亦爾是名倒想善男子一切凡夫有二  
種想一者世流布想二者著想一切聖人唯有  
世流布想無有著想一切凡夫惡覺觀故於世  
流布生於著想一切聖人善覺觀故於世流布  
不生著想是故凡夫名爲倒想聖人雖知不名

倒想蓋境本自空何須壞相而心虛自照豈假  
緣生乎以是一切聖人不同凡夫能所情執知  
見也廣博嚴經曰佛令阿難遍告諸比丘使集  
聽法阿難承佛慈旨報已復還佛所而白佛言  
是諸比丘言我等見祇陀林中大水盈滿大光  
普照房舍園林悉不復現以是事故悉來不得  
佛告阿難彼諸比丘於非水中而作水想不唯  
於非水中而作水想亦於非色中而作色想非  
受想行識中而作受想行識想此所謂以彼惑  
亂惡覺觀故於世流布生於著想也



華嚴經曰智入三世而無來往

傳曰棗栢曰此華藏世界海明此教法一念三世故一念者爲無念也無念卽無三世古今等法以明法身無念一切衆生妄念三世多劫之法不離無念之中以是義故此華藏世界所有莊嚴境界能現諸佛業衆生三世所行行業因果總現其中或過去業現未來中或未來業現過去中或過去未來業現現在中或現在業現過去未來中如百千明鏡俱懸四面前後影像互相徹故爲法界之體性無時故妄計三世之

業頓現無時法中故經曰佛子汝應觀察剎種威神力未來諸國土如夢悉令現十方諸世界過去國土海咸於一剎中現像猶如化三世一切佛及其國土於一剎種中一切悉觀見乃作偈曰三世無有時妄計三世法以真無妄想一念現三世三世無時者亦無有一念計著三世法總現無時中了達無時法一念成正覺西域記曰有隱士廬深山中得神術能黃金瓦礫但未能馭風騎氣耳久之有授以飛昇法者當壑壇使烈士抱長劍立壇隅屏息達旦隱士乃



自誦秘呪然後當仙去隱士後得烈士傾意待  
之烈士願效力爲報隱士曰但欲汝爲我一夕  
不語耳烈士許諾曰死且不辭矧不語乎於是  
依法行事將曉矣烈士忽大叫空中火墮烟焰  
蓬勃隱士引之蒼黃入水以避讓之曰誠子無  
聲乃驚叫何也烈士曰受命之後昏然如夢見  
昔所事主人責以不語欲不利我以受恩深厚  
終不答遂爲所殺托生南印土大婆羅門家追  
惟厚恩自少及壯終以默然俄生一子其妻曰  
汝若不語卽殺此兒自念事已隔生不忍令殺

因止之遂發言隱士曰魔所嬈也遂激恚而死



寂音尊者智證傳卷之六

門人 覺慈 編

叅同契曰當明中有暗勿以暗相遇當暗中有明  
勿以明相覩明暗各相對比如前後步萬物自有  
功當言用及處

傳曰萬物若有功則所言當至其處如鉗取物  
如日舒光如呼火則口吻爲所燒明暗若有功  
則如人行步舉左足卽右足隨之以明暗無體  
性萬物無功勳故爲是論也寶積經曰佛言譬  
如然燈一切黑暗皆自無有無所從來去無所



至非東方來去亦不至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不  
從彼來去亦不至而此燈明無有是念我能滅  
暗但因燈明法自無暗明暗俱空無作無取首  
楞嚴曰譬如虛空體非諸相而不礙彼諸相發  
揮蓋於日用不隔絲毫

圓覺經曰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  
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辯真實彼諸  
衆生聞是法門信解受持不生驚畏是則名爲隨  
順覺性

傳曰此一段義叙五性差別然前文必結曰此  
名凡夫隨順覺性此名菩薩未入地者隨順覺  
性此名菩薩已入地者隨順覺性此名如來隨  
順覺性至於此則曰隨順覺性而已何也曰世  
尊之意欲學者出情離見非特此經如法華經  
曰如此種種羊車鹿車牛車今在門外及其安  
隱得出則各賜諸子等一大車夫未出火宅則  
三車有羊鹿牛之名既出矣卽沒其牛名但曰  
大車亦此意也歟瑯琊覺禪師嘗問講僧曰如  
何居一切時不起妄念對曰起卽是病又問如  
何是於諸妄心亦不息滅對曰息卽是病又問



如何是住妄想境不加了知對曰知卽是病又問如何是於無了知不辯真實對曰辯卽是病覺公笑曰汝識藥矣然未識藥中之忌也寶覺禪師則爲之偈曰黃花漫漫翠竹珊珊江南地暖塞北春寒游人去後無消息留得雲山到老看

洞山悟本禪師所立正中妙挾挾路通宗通塗挾帶

傳曰百丈曰依文解義三世佛寃離經一字卽同魔說故教外宗旨其所開示必曰藉教如言

妙挾則曰正中如言挾路則曰通宗如言挾帶則曰通塗蓋本一挾帶而加妙字耳然挾帶之語必有根本大乘所緣緣義曰言是帶已相者帶與已相各有二義言帶有二義者一者挾帶卽能緣心親挾境體而緣二者變帶卽能緣心變起相分而緣也曹山見杜順法身頌曰我意不欲與麼道乃自作之曰渠本不是我我本不是渠渠無我卽死我無渠卽餘渠如我是佛我如渠卽驢不食空王俸何假鴈傳書我說橫身倡君看背上毛乍如謠白雪猶恐是巴歌予觀



曹山之語皆妙挾也語不挾帶則如能緣之心  
不挾境體則是渠無我我無渠血脉斷緣世流  
布想耳非宗旨也

破色心論曰云何得知諸佛如來依此義故說有  
色等一切諸入而非實有色等諸入又以識等能  
取境界以是義故不得說言無色等入答曰偈言  
彼一非可見多亦不可見和合不可見是故無塵  
法

傳曰無著菩薩曰此義不然何以故有三義故  
無色等入何等爲三一者爲實有一微塵如彼

外道衛世師等虛妄分別離於頭目身分等外  
實有神我微塵亦爾言有神我而不可得見離  
色香等實有不耶二者爲實有多微塵差別可  
見不耶三者爲多微塵和合可見不耶此明何  
義若實有彼一微塵者則不可見如彼外道衛  
世師等虛妄分別離於頭目身分等外有一神  
我不可得見微塵亦爾離色香等不可得見是  
故無一實塵可見是故偈言彼一非可見故若  
實有多微塵差別者應一一微塵歷然可見而  
不可見以是義故多塵差別亦不可見是故偈



言多亦不可見故若多微塵和合可見者此亦不然何以故以一微塵實無有物云何和合是故不成是故偈言和合不可見是故無塵法中觀論偈曰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以此偈意觀前無塵之論曉然如眊白黑矣

百門義海曰達無生者爲塵是心緣心爲塵因因緣和合幻相方生由從緣生必無自性何以故今塵不自緣起待於心心不自心必待於緣由相待故則無定屬以無定屬緣生則名無生非去緣生

說無生也論曰因不自生緣生故生緣不自生因生故色今因緣生方得名生了生無性方是無生然生與無生互成互奪奪卽無生成卽緣生由卽成卽奪是故生時無生如是了者名達無生也

傳曰僧伽難提尊者至摩提國見伽耶舍多尊者時伽耶方爲童子旣與薙落聞風吹殿銅鈴聲僧伽難提問曰鈴鳴耶風鳴耶伽耶舍多曰非風非鈴我心鳴耳曰心復誰乎伽耶舍多曰俱寂靜故於是僧伽難提尊者曰善哉善哉繼吾道者非子而誰卽付法偈曰心地本無生因



地從緣起緣種不相妨華果亦復爾其後伽耶  
舍多至大月氏國見鳩摩羅多付法作偈曰有  
種有心地因緣能發萌於緣不相礙當生生不  
生

維摩經曰何謂病本謂有攀緣從有攀緣則爲病  
本何所攀緣謂之三界云何斷攀緣以無所得若  
無所得則無攀緣

傳曰瑜珈師地論曰如經言清淨行苾芻於時  
時間正作意思惟五相乃至廣說方便勤修增  
上心者乃得名爲清淨行諸惡不善欲等尋思

及親里等所有尋思皆於此行爲障礙故唐方  
士邢和璞嘗與房瑄游至夏口佛祠和璞使人  
鑿於古松之下得大甕甕中有畫一軸展眡之  
乃婁師德求禪師像也和璞謂瑄曰能憶此乎  
瑄罔然不知和璞令靜默少頃瑄忽自見其身  
爲求禪師也瀉山祐禪師住山久自乃知前身  
嘗爲越州村寺誦法華經僧也  
法華經曰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  
不得成佛道

傳曰經蓋嘗言若人散亂心入於塔廟中一稱



南無佛皆已成佛道豈一部之經首尾自相違  
戾曰予論此經蓋皆象也聖人非不欲正言以  
有不可勝言者唯象爲能盡其意佛意以智身  
不可以三昧處求故也以智體無所住無所依  
故若生想念願樂見之卽如所應現無有處所  
依止故猶如空谷響但有應物之音若呼之卽  
應無有處所可得故華嚴經曰有欲見普賢身  
及座者但生想念是也夫於散亂心時一念佛  
號便得覺道但生想念卽見普賢而十劫在定  
謂佛法不現徧會推求謂普賢不見非鈍根所

知之境也

大法炬陀羅尼經曰復次應觀是色作無相想云  
何觀色作無相想當知此色生滅輪轉念念不停  
毘舍佉如是色相不可眼見當知彼是意識境界  
唯意所知是故不可以眼得見

傳曰護法菩薩曰五識唯緣實五塵境不緣假  
法以任運而緣不作行解不帶名言是現量故  
如眼識緣青黃赤白等實色之時其長短方圓  
之假色雖不離青黃赤白等實色之上然眼識  
但緣實不緣假也既不緣假則是意識作長短



方圓之心而緣也蓋五識之初念與明了意識緣五塵境之時唯是現量得五塵之實色若後念分別意識起時卽是行解心中作長短方圓之色而緣是比量心緣也故經曰當知彼是意識境界唯意所知是故不可以眼得見奉先慧超禪師每曰大衆見聞覺知只可一度其有得於此乎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曰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

傳曰華嚴十萬偈而十地品第六地唯論十二

緣生十二緣生者三苦已成之軀是也首楞嚴十卷披剝根境詳矣而其終特言五蘊亦三苦已成之軀是也佛意若曰吾之法妙不出衆生日用使學者於凡夫身實證耳如與阿難微細推檢陰入界處一一皆空非因非緣非自然性夫非因卽是不自生也非緣卽是不他生也旣不自生又不因他則安有和合卽是不共生也非自然性卽是非無因生也四句無生界從何有也未嘉曰明識一念之中五陰者謂歷歷分明卽是識陰領納在心卽是受陰心緣此理卽



是想陰行用此理卽是行陰穢汙真性卽是色陰此五陰者舉體卽是一念一念者舉體全是五陰歷歷見在一念之中無有主宰卽是人空慧見如幻化卽是法空慧予觀末嘉之談五蘊如駭雞犀之枕四面眠之其形常正蓋無師自然智所成就也

起信論曰當知一切法不可說不可念故名爲真如問曰若如是義者諸衆生等云何隨順而能得入答曰若知一切法雖說無有能說可說雖念亦無能念可念是名隨順若離於念名爲得入

傳曰以方便觀其說并念皆無能所謂之隨順而觀行深久妄念自離則契彼無念真理謂之得入夫言若離於念名爲得入而論者曰方便觀法久自離念者爲鈍根說也據佛祖本意卽不如是予聞雲門偃禪師初扣陳尊宿之門尊宿開門把住曰道道速道道速道偃擬議尊宿托開曰秦時轆轤鑽雲門於是大悟於言下如雲門可名得入也

黃龍寶覺禪師作老黃龍生日偈曰昔人去時是今日今日依前人不來今旣不來昔不往白雲流



水空悠哉誰云秤尺平直中還有曲誰云物理齊  
種麻還得粟可憐馳逐天下人六六元來三十六  
傳曰法華經曰時富長者於師子座見子便識  
心大歡喜卽作是念我財物庫藏今有所付我  
常思念此子無由見之而忽自來甚適我願我  
雖年朽猶故貪惜卽遣傍人急追將還爾時使  
者疾走往捉窮子驚愕稱怨大喚我不相犯何  
爲見捉使者執之愈急強牽將還于時窮子自  
念無罪而被囚執此必定死轉更惶怖悶絕躡  
地又常不輕菩薩不專讀誦經典但行禮拜乃

至遠見四衆亦復故往禮拜讚歎而作是言我  
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四衆之中有生  
瞋恚心不淨者惡口罵詈言是無智比丘從何  
所來自言我不輕汝而與我等授記當得作佛  
我等不用如是虛妄授記如此經歷多年常被  
罵詈不生瞋恚常作是言汝當作佛說是語時  
衆人或以杖木瓦石而打擲之避走遠住猶高  
聲唱言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夫窮  
子追之卽躡地常不輕直告之卽被捶罵是二  
者不知直中有曲種麻得粟者也



寂音尊者智證傳卷之六

寂音尊者智證傳卷之七

門人 覺慈 編

金剛三昧經偈曰法從分別生還從分別滅滅是諸分別是法非生滅

傳曰中觀論曰無物從緣起無物從緣滅起唯諸緣起滅唯諸緣滅以是知色生時但是空生色滅時但是空滅譬如畫水成文未嘗生滅玄沙曰鐘中無鼓響鼓中無鐘聲鐘鼓不交叅句句無前後此真緣起無生之旨也

肇論曰觀方知彼去去者不至方



傳曰此明三時無去來以辯不遷也如人初在東方立即名未去故未去不得名爲去若動一步離本處反望東方名已去故已去不得名爲去或入便轉計云動處則有去此中有去時非已去未去是故去時去龍勝所論正破此執曰若有已去未去則有去時若無已去未去則無去時故偈曰離已去未去去時亦無去如因兩邊短有中間長若無邊短即無中間長也於是偈斷之曰已去無有去未去無有去離已去未去去時亦無去

法華經偈曰狐狼野干咀嚼踐蹋齧死屍骨肉狼籍

傳曰狐貪而疑狼貪而狼野干貪而痴疑則痴之別狼則瞋之別即三毒雜相也咀嚼踐蹋言於不淨之境味著不厭蹈籍不離也齧死屍骨肉狼籍言於無常之身計較不捨紛亂不攝也予論此經皆象象以盡意欲衆生深觀自悟耳

入楞伽經曰諸法無法體我說唯是心不見於無心而起於分別



傳曰以此偈觀之則凡見自心者皆無分別矣而可乎曰如世幻師幻作男女牛馬而觀者皆生著想獨幻師無著想了是自心所生故又如良馬見物輒驚獨見自影而無所驚知從身所出故以是義故知雖分別不礙明見自心也瑜珈師地論勝義伽陀者如經言都無有主宰及作者受者諸法亦無用而用轉非無唯十二有支蘊處界流轉審思此一切衆生不可得於內及於外是一切皆空其能修空者亦常無所有我我定非有由顛倒妄計有情我皆無唯有因法有諸行

皆剎那住尚無况用卽說彼生起爲用爲作者眼不能見色耳不能聞聲鼻不能嗅香舌不能嘗味身不能覺觸意不能知法於此亦無能住持驅役者法不能生他亦不能自生衆緣有故生非故新新有法不能滅他亦不能自滅衆緣有故生生已自然滅由二品爲依是生便可得恒於境放逸又復邪升進愚癡之所漂彼逐邪升進諸貪愛所引於境常放逸由有因諸法衆苦亦復然根本二惑故十二支分二自無能作用亦不由他作非餘能有作而作用非無非內亦非外非二種中間由行



未生故有時而可得設諸行已生由此故無得未  
來無有相過去可分別分別曾所更非曾亦分別  
行雖無有始然有始可得諸色如聚沫諸受類浮  
泡諸想同陽燄諸行喻芭蕉諸識猶幻事日親之  
所說

傳曰彌勒菩薩曰此中依補特伽羅無我勝義  
宣說如是勝義伽陀爲欲對治增益損減二邊  
執故於所攝受說爲主宰於諸業用說爲作者  
於諸果報說爲受者如是半頌遮遣別義所分  
別我諸法亦無用者遮遣卽法所分別我由此

遠離增益邊執而用轉非無者顯法有性由此  
遠離損減邊執用有三種一主宰用二作者用  
三受者用因此用故假立主宰作者受者所言  
二品者無明乃至受愛乃至老死也無明至受  
者有因諸法者也愛至老死者有因衆苦者也  
然予觀所言卽說彼生起爲用爲作者乃是提  
無生法之綱領也

玄沙有用處不換機句

傳曰夫以言逐言以理遣理皆世流布想非能  
見道楞伽經曰如楔出楔如玄沙嘗曰學者當



用處不換機而雖老於叢林者亦莫識此語可  
嘆也玄沙嘗食荔支問衆曰這箇荔支得與麼  
紅這箇荔支得與麼赤你諸人且作麼生若道  
一色又是儻侗若道是衆色只成箇斷常你諸  
人且作麼生彦瑫曰也只和尚自分別玄沙曰  
這儻侗愚癡有什麼交涉冲機曰都來只是一  
色玄沙曰總與麼儻侗有什麼了時乃回顧問  
皎然汝作麼生道皎然曰不可不識荔支玄沙  
曰只是荔支又曰汝諸人如許多時在我這裏  
總與麼說話不辯縑素不識吉凶我比來向汝

道用處不換機因什麼只管對話有什麼交涉  
道巘禪師曰先聖憫汝顛倒馳逐將一句子解落  
汝知是這般事掉放閒處自著些筋力却於機  
語上答出話頭將作禪道非唯自賺亦乃賺他  
華嚴經曰如是自性如幻如夢如影如像悉不成  
就

傳曰以真如之性法爾隨緣雖卽隨緣法爾歸  
性以隨緣時似有顯現如觀幻法不有而有如  
觀夢境不見而見如觀水中之影非出非入如  
觀鏡中之像不內不外以無性隨緣故理不成



就以隨緣無性故事不成就理事不成則一切法俱不成也六祖爲至徹禪師說常無常義曰無常者卽佛性也有常者善惡一切諸法分別心也徹曰如和尚所說大違經文也六祖曰吾傳佛心宗豈違佛經徹曰經說佛性是常和尚却言無常善惡諸法乃至菩提心皆是無常和尚却言是常此豈不相違令學人轉加疑惑六祖曰汝知不佛性若常更說什麼善惡諸法乃至窮劫無有一人發菩提心者故吾說無常正是佛說真常之道也又一切諸法若無常者卽

物物皆有自性容受死生而真常性有不徧之處故吾說常者正是佛說真無常義也佛比爲凡夫外道執於邪常諸二乘人於常計無常共成八倒故於涅槃了義教中破徧見而說真常真樂真我真淨也汝今依言背義以斷滅無常及確定死常而錯解佛之圓妙最後微言縱覽千徧有何所益於是至徹大悟於言下

瑜珈師地論曰法光明能治三種黑暗由不如實知諸法故於去來今多生疑惑於佛法等亦復如是此中無明及疑俱名黑暗又證觀察能治昏沈



睡眠黑暗以能顯了諸法性故

傳曰百門義海曰顯光明者爲見塵法界真如  
理事之時顯了分明此是智慧光明照也若無  
智光明理事不顯但見法時即是光明由積智  
功圓是故放一光明則法界無不顯示常觀察  
一切法界是爲放光明照一切也藏公可謂能  
如實知諸法也彌勒菩薩教令學者曰睡當累  
足作光明想寶積經曰法光明門而能出生諸  
法理趣善巧方便亦能出生一切法印能入一  
切法印之門於一切法所應作者能了能入於

法光明能得能說以法光明隨順趣入諸法明  
門

永嘉偈曰惺惺寂寂是無記寂寂非寂寂惺惺是  
亂想惺惺非

傳曰六祖嘗謂衆曰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  
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不神會者出曰是諸  
佛之本源神會之佛性祖曰向汝道無名無字  
汝便喚作本源佛性他日汝但作知解宗徒又  
嘗令道明安坐曰不思善不思惡正當與麼時  
阿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而道明乃悟旨自



是觀之祖師未嘗肯以是法印人而求嘉顯告  
曰惺惺寂寂是則過矣而不可以不辯幽州盤  
山寶積禪師知此意有所垂示則曰心月孤明  
光吞萬境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忘復是  
何物至於騰騰作一鉢歌曰萬代金輪聖王子  
只這真如靈覺是菩提樹下度衆生度盡衆生  
出生死不死不生真丈夫無形無相大毘盧塵  
勞滅盡真如在一顆圓明無價珠騰騰殆可以  
嗣永嘉也

瀋山祐禪師曰學道人慎弗令心地掩染但約莫  
衆苦盡卽是佛心

傳曰所言衆苦者冤憎會苦愛別離苦五陰重  
苦乏受用苦聲色流轉苦求不得苦衆生違害  
苦等然皆情也棗栢曰凡聖體真唯存見隔見  
存則凡情忘則佛唯此至言先聖不能加毫末  
於此矣而深信之者世罕見其人如林陽瑞峯  
志端禪師其殆庶幾乎開寶元年八月作偈曰  
明年二月二與汝暫相棄灰骨撒長江勿占檀  
那地明年正月廿八日道俗入山端笑迎甚歡  
二月初吉郡官俱集連宵如市至日升座辭衆



有圓應長老者出問曰雲愁霧慘大衆烏乎願  
賜一言未須告別端垂一足應曰法鏡不臨於  
此土寶月又照於何方端曰非君境界應曰恁  
麼則漚生漚滅還歸水師去師來事本常端作  
噓聲乃問四衆曰世尊滅度是何時節衆曰二  
月十五日子時端曰吾今日午時言卒而化  
圓覺經曰淨諸業障菩薩問曰若此覺心本性清  
淨因何染汚使諸衆生迷悶不入而世尊但答曰  
衆生從無始來妄想執有我人衆生及與壽命  
傳曰棗栢曰如起信論曰不思議業相者以依

智淨能作一切勝妙境界所謂無量功德之相  
常無斷絕隨衆生根自然相應種種而現得利  
益故又曰依本覺上而起覺故又曰依於智故  
生其苦樂如起信論廣明一切衆生迷根本智  
而有世間苦樂故爲智無性故隨緣不覺苦樂  
業生爲智無性故爲苦所纏方得自覺根本無  
性衆緣無性萬法自寂若不覺苦時以無性故  
總不自知有性無性如人因地而倒因地而起  
問曰一切衆生本有不動智何故不自應真常  
淨何故隨染答曰一切衆生以此智故而生三



界者爲智無性不能自知是智非智善惡苦樂等法爲智體無性但隨緣現如空谷響應物成音無性之智但應緣分別以分別故癡愛隨起因癡愛故卽我所病生有所故自他執業便起因執取故號曰末那以末那執取故名爲識因識種子生死相續以生死故衆苦無量以苦無量方求不苦之道迷不知苦者不能發心知苦求真者還是本智會苦緣故方能知苦不會苦緣不能知苦知苦緣故方能發心求無上道寂音尊者智證傳卷之七

寂音尊者智證傳卷之八

門人 覺慈 編

瑜珈師地論曰又諸衆生將命終時乃至不到昏昧想位長時所習我愛現前由此力故謂我當無便愛自身由此建立中有生報若預流果及一來果爾時我愛亦復現行然此預流及一來果於此我愛由智慧力數數推求制而不著猶如壯夫與羸劣者共相搏力能制伏之當知此中道理亦爾若不還果爾時我愛不復現行

傳曰圭峯禪師曰當以空寂爲自己勿認色身



以靈知爲自心勿隨妄念妄念若起都莫隨之  
自然臨命終時捨短爲長易麓爲妙學者能令  
此觀常在現行則是真智慧之力也今皆不然  
徒循其名輕道甚矣唐明皇至蜀與裴士淹論  
數十人無不當至李林甫則曰是子妬賢嫉能  
舉無比者由是知明皇知林甫之不可用而用  
也知不可用而用之者明皇有輕天下之心故  
也至德宗與陸贄論盧杞則曰天下皆知杞奸  
而朕獨不知何也夫德宗不知杞奸者輕道也  
苟知敬道則必自反而求天下之理天下之理

得則奸邪安能昧之哉明皇之輕天下德宗之  
輕道皆致大盜以亂天下例禪者不能以智慧  
之力破滅無明至老死而不暇悲夫

法華經曰汝等莫得樂住三界火宅勿貪麓弊色  
聲香味觸也若貪著生愛則爲所燒

傳曰鬱頭藍弗以世俗智伏下地惑獲非想定  
具五神通時君尊敬迎入宮掖女子接足而禮  
鬱頭藍弗觸女子手遂生貪欲便失神通飯食  
訖徐步歸山故偈曰纔生一念欲便失五神通  
圓覺經曰譬如眼光曉了前境其光圓滿得無憎



愛

傳曰第六識動有分別不動卽等周法界五現  
量識等一一根皆徧法界眼見色時色不可得  
元來等法界耳鼻舌身一一亦復如是五識現  
量名曰圓成未明曰初居圓成現量之中浮塵  
未起後落明了意根之地外狀潛形謂是故也  
楞伽經偈曰乃至有所立一切皆錯亂若見唯一  
心是則無諍訟

傳曰韓退之問大顛師壽幾何大顛提數珠示  
之曰晝夜一百八退之罔然退問第一座曰老  
和尚言晝夜一百八意旨如何第一座叩齒而  
已它日復見大顛問曰晝夜一百八意旨如何  
大顛亦叩齒於是退之喜曰乃今知佛法無二  
道也嘗問首座首座見答亦同耳於是大顛召  
第一座問之信然大顛杖而逐之汾陽偈曰解  
展機鋒是大顛明知不是小因緣一般叩齒叢  
林異出院韓公始得閑

未明曰龐居士問馬祖如水無筋骨能勝萬斛舟  
時如何答曰我此間亦無水亦無舟討甚筋骨德  
山至龍潭久嚮龍潭及至到來潭又不見龍又不



現答曰子親到龍潭陳尚書問洞山五十二位菩薩中爲什麼不見妙覺答曰尚書親見妙覺

傳曰東漢涿郡太守張豐舉兵反自稱無上將軍與彭寵連兵四年祭遵與朱祐耿弇劉喜俱擊之遵兵先至急攻豐豐功曹孟宏執豐降初豐好方術有道士言豐富當爲天子以五彩囊裹石繫豐肘云石中有玉璽豐信之遂反既執當斬猶曰肘石有玉璽遵椎破之豐愕然就死晉郗愔忠於王室而其子超有重名黨桓溫愔疾溫而不知其子與之善超將亡以一箱書付門生

曰本欲焚之恐翁年尊必以傷愍致疾我死後若損眠食可呈此箱愔後果哀悼門人呈之皆與溫往反密計愔於是大怒曰小子死恨晚矣更不復哭予曰張豐之愕然郗愔之不哭與龐公至江西德山見龍潭陳公到洞山時節等耳臨濟宗有四賓主句謂賓中賓賓中主主中賓主中主

傳曰洞山价禪師初游方與密師伯者偕行經長沙龍山之下今靈山也見溪流菜葉价回瞻峯巒深秀謂密曰箇中必有隱者乃並谿而進十許



里。有老僧癯甚。以手加額呼曰。此間無路。汝輩何自而至。价曰。無路。且置。菴主自何而入。曰。我不曾。雲水价曰。菴主住山幾許。時曰。春秋不涉。价曰。菴主先住耶。此山先住耶。曰。不知。价曰。爲什麼不知。曰。我不曾。人天來。价曰。得何道理。便住此山。曰。見兩箇泥牛鬪入海。直至而今無消息。价卽班密之下。而拜之。問如何。是主中賓。曰。青山覆白雲。又問如何。是主中主。曰。長年不出戶。又問。賓主相去幾何。曰。長江水上波。又問。賓主相見有何言說。曰。清風拂白月。价又再拜。老

僧笑視而說。偈曰。三間茆屋從來住。一道神光萬境閑。莫作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關。於是自焚其菴。深入層峯。价曰。此老見江西馬大師而傳失其名。价住新豐洞。從容問僧何者。是汝主人。公對曰。現祇對者。价仰而咨嗟。曰。此所謂馬後驢前事。奈何。認以爲自己乎。佛法平沈。此其兆也。客中主尚未明。况主中主哉。僧曰。如何。是主中主。价曰。汝自道看對。曰。道得只是客中主。未審如何。是主中主。价良久曰。不辭爲汝道。相續也大難。予觀龍山老僧之意。如蕭何之



識韓信豈有法哉又較洞山价公之語如霍光之立朝進止亦有律度噫後生之不見古人之大全也審矣价亦以主中主爲驚異可疑也雲門宗有三句謂天中函盖目機銖兩不涉世緣傳曰雲門偃禪師初聞睦州古寺有道蹤禪師號陳尊宿見黃蘗運公往謁之方叩戶俄陳尊宿者出搃住曰道道偃愕然不知所答於是推而去曰秦時轆轤鑽卽闔戶偃折一足而悟旨於言下既有衆而以此三句爲示者解釋秦時轆轤鑽之詞也法華經曰得一切衆生語言三

昧而大智論曰善入音聲陀羅尼以此也抽顧頌曰顧鑒咦

雲門經行逢僧必特顧之曰鑒僧欲訓之則曰咦率以爲常故門弟子錄曰顧鑒咦圓明密禪師刪去顧字但以鑒咦二字爲頌謂之抽顧頌今其兒孫失其旨接人以怒目直視名爲提撕名爲不認聲色名爲舉處便薦相傳以爲道眼北塔祚禪師獨笑之作偈曰雲門抽顧笑嘻嘻擬議遭渠顧鑒咦任是張良多智巧到頭於此也難施



道吾石霜子父有王種臣種內紹外紹

傳曰唐郭中令李西平皆稱王然非有種也以  
勲勞而至焉高祖之秦王明皇之肅宗則以生  
帝王之家皆有種非以勲勞而至焉者也謂之  
內紹者無功之功也先聖貴之謂之外紹者借  
功業而然故又名曰借句曹山章禪師曰妙明  
體盡知傷觸力在逢緣不借中雲居弘覺禪師  
曰頭頭上了物物上通只喚作了事人終不喚  
作尊貴將知尊貴一路自別

德山鑑禪師曰有言時騎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

明宗旨無言時覲露機鋒如同電拂

傳曰巖頭叅禪師曰但明取綱宗本無實法不  
見道無實無虛若向上事覲卽疾若向意根下  
尋卒摸索不著又曰此是向上人活計只露目  
前些子如同電拂如擊石火截斷兩頭靈然自  
在若道向上有法有事賺汝真枕鳴聲茶糊汝  
繫罩汝古人喚作繫驢橛若將實法與人土亦  
消不得夫言截斷兩頭者飲光微笑不是有言  
亦非默然故汾陽偈曰飲光尊者同明證瞬目  
欽恭行正今同電拂擊石火之譬也予嘗作偈



曰與人實法土難消道火何曾口被燒拋出秦  
時轆轤鑽突巒如斗兩頭搖

經首所題ㄚㄚ字

傳曰昔予至臨川與朱顯謨世英游相好也俄  
南昌上藍長老至上藍雅自標致謂世英曰覺  
範聞工詩耳禪則其師猶錯矧弟子耶世英笑  
曰師能勘驗之乎上藍曰諾居一日同游疎山  
飯於逆旅上藍謂余曰經軸之上必題此ㄚㄚ  
字是底義予以指畫圓相橫貫一畫曰是此義  
也上藍愕然余乃爲說偈曰以字不成八不是

法身睡著無遮閉衲僧對面不知名百衆人前  
呼不起於是上藍不懌歸舉似世英世英爲拊  
手曰孰謂詩僧亦識字義乎今兩人皆成千古  
矣追繹之可爲憮然余聞汾陽嘗作黃犢偈曰  
有頭無角寔堪嗟百劫難逃這作家凡聖不能  
明得盡現前相貌有些些予以謂此偈又余字  
義之訓詁也九原可作世英當有一捧腹也  
臨濟曰大凡演唱宗乘須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  
具三要有玄有要

傳曰余昔菴於高安九峯之下有僧問余曰臨



濟會中兩僧一日相見同時下喝臨濟聞之陞座曰大衆要會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禪客僧便問那箇是賓那箇是主臨濟曰賓主歷然余方欲訓之頓見三玄三要之旨於是再拜曰大哉無爲寂滅之幢也雖百千世有聞之者偷心死盡况余去大師餘二百年哉作偈曰一句中具三玄門一玄中具三要路細看卽是陷虎機忽轟一聲塗毒鼓偷心死盡眼麻迷石女夢中毛卓豎

寂音尊者智證傳卷第八

寂音尊者智證傳卷之九

門人 覺慈 編

明招謙禪師偈曰師子教兒迷子法進前跳躑忽翻身羅文結角交加處鷓眼龍睛失却真

傳曰德山四世而有謙謙眇而機穎叢林號獨眼龍游方時齒尚少耆年皆畏讐之嘗與僧擁爐僧問曰古人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所到只如此四句中那句是賓那句是主謙指火曰與我向此中拈出一莖眉毛得麼僧曰非但學人盡大地人喪身失命謙曰



汝因什麼自把髻投衙乎謙將化陞座曰一百  
年中祇看今日今日事作麼生吾住此山四十  
年唯用一劍活人眼目乃拈巾曰如今有純陀  
麼提向諸方展看作擲勢僧問純陀獻供末後  
殷勤時如何謙曰莫相辜負好又問和尚遷化  
向什麼處去舉足曰足下看又問百年後以何  
爲極則謙提巾便擲僧再拜退就列於是謙說  
偈曰驀刀肚裏逞全威汝等諸人善護持火裏  
鐵牛生犢子臨岐誰解湊吾機言卒而化  
四十二章經曰拚命必死難

傳曰韓信爲淮陰侯稱疾不朝而陳豨爲代相  
過辭信信挈其手與步於庭數匝仰天而嘆曰  
子可與言乎吾欲與子有言豨因曰唯將軍命  
信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  
幸臣也人言公反陛下不信再至乃疑三至必  
怒而自將吾爲公從中起天下可定也豨曰謹  
奉教漢十年豨果反高帝自將而往信病不從  
陰使人之豨所而與其家臣謀夜詐赦諸官徒  
奴欲襲高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俄有人告  
吕后后斬之鍾室信料事無遺策方是時信無



兵乃曰爲公從中起可疑也故信雖就誅其心  
果死乎馬謖街亭之敗諸葛孔明誅之臨終與  
孔明書曰明公視謖猶子謖視明公猶父願深  
惟殛鯀與禹之義使平生之交不虧於此謖雖  
死無恨於黃壤也于時十萬之衆爲之垂淚予  
以是觀之信之死非真死者也謖可謂拚命非  
真死可乎

易噬嗑卦曰利用獄亨

傳曰黃龍南禪師昔住廬山歸宗寺火一夕而  
燼下獄不食六十日旣釋放菴於石門之南塔

嘗謂門弟子曰我在獄證法華經菩薩遊戲三  
昧經曰菩薩遊戲神通淨佛國土心不好樂呵  
小乘也以其不能成就衆生耳弟子請聞其說  
黃龍曰凡獄吏之治有罪者察見其情僞必痛  
加捶楚欺詐之實盡則自釋雖有酷刑不能申  
也罪至於死亦所甘心者智迄情枯故也今禪  
學者馳求之狂欺詐之病不以知見之慧鍛之  
何由而釋故其平生止以三種語驗天下衲子  
予少年聞老宿夜語及之今廿年也其說有補  
叢林故錄焉



香巖閑禪師偈曰有一語全規矩擬思量帶伴侶  
踏不著省來處一生參學事無成殷勤抱得旃檀  
樹

傳曰棗栢論曰烏洛迦旃檀香者烏洛迦地名  
旃檀者香樹也明此地最毒常患熱毒以身繞  
此香樹其毒氣便息表若有衆生聞說心境俱  
空本無體相無有處所無一法可得之香信而  
悟入一切煩惱毒氣自然清淨予以是知殷勤  
抱得旃檀樹之語非苟然發也

楞伽經曰不應攝受隨說計著真實者離名字故  
大慧如爲愚夫以指指物愚夫觀指不得實義如  
是愚夫隨言說指攝受計著至竟不捨終不能得  
離言說指第一實義

傳曰僧問九峯禪師曰深山中還有佛法也無  
答曰有僧曰如何是深山中佛法答曰石頭大  
者大小者小今學者聞舉便欣然以爲解了有  
詰之者則曰觸目全真頭頭顯現嗟乎此所謂  
觀指不得實義者也予嘗與僧自逍遙山經亂  
石澗入五峯休於樹陰舉此因緣作偈曰石頭  
若是佛法法身應不靈聖佛法若有大小法身



應分少剝枯骨頭上沒汁衲僧眼見不信八萬  
四千法門一句爲汝說盡

石頭叅同契曰四大性自復如子得其母

傳曰此語之妙學者罕能識之蓋子之得其母  
則不假取於人而自信者也圭峯密禪師初讀  
圓覺經至恒作是念我今此身四大和合所謂  
髮毛爪齒皮肉筋骨髓腦垢色皆歸於地唾涕  
膿血津液涎沫痰淚精氣大小便利皆歸於水  
煖氣歸火動轉歸風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  
何處恍然而悟如子得母也

破色心論曰彼一非可見多亦不可見和合不可  
見是故無塵法此偈明何義汝向說言色等諸入  
皆是實有何以故以識能取外境界者此義不然  
何以故有三義故無色等入何等爲三一者爲實  
有一微塵如彼外道衛世師等虛妄分別離於頭  
目身分等外實有神我微塵亦爾離色香等實有  
否耶二者爲實有多微塵差別可見否耶三者爲  
多微塵和合可見否耶此明何義若實有彼一微  
塵者則不可見如彼外道衛世師等虛妄分別離  
於頭目身分等外有一神我不可得見微塵亦爾



離色香等不可得見是故無一實塵可見是故偈  
言彼一非可見故若實有多微塵差別者應一一  
微塵歷然可見而不可見以是義故多塵差別亦  
不可見是故偈言多亦不可見故多微塵和合不  
可見者此亦不然何以故以一微塵實無有物云  
何和合是故不成是故偈言和合不可見是故無  
塵法故問曰云何不成答曰偈言六塵同時合塵  
則有六相若六唯一處諸大是一塵此偈明何義  
若諸微塵從六方來六塵和合若如是者塵有六  
方若有六方則有六相又若微塵有處所者不容

餘塵是故偈曰六塵同時合塵則有六相故若六  
微塵唯一處者一微塵處有六微塵若如是相者  
六塵一處若一處者則六塵不可得見何以故彼  
此微塵無差別故若如是者一切麤物山河等事  
亦不可見是故言若六唯一處諸大是一塵故一  
塵者無物如向前答一多和合不可得見故  
傳曰衛世師等起一種執執離頭目身分之外  
有一神我者此神我有而不可見故論稱一微  
塵若離色聲香味等外而有此一微塵應如神  
我有而不可見也耶塵如果有六方之相則曉



然可識不可雜故曰不容餘塵又若六塵和合而不可見則山河大地亦不可見以皆是和合於塵和合則不可見於山河大地亦以和合獨可見乎無是理也但諸佛境綿密難見非世喻可况四量之中有聖斷量謂凡法不入現量比似之量者則以聖斷量定之如世尊言三界唯心

大智度論曰問曰聞者云何聞用耳根聞耶用耳識聞耶用意識聞耶若耳根聞耳根無覺識知故不應聞若耳識聞耳識一念故不能分別不應聞

若意識聞意識亦不能聞何以故先五識識五塵然後意識識意識不能識現在五塵唯識過去未來五塵若意識能識現在五塵者盲聾人亦應識聲色何以故意識不破故荅曰非耳根能聞聲非耳識亦非意識是聞聲事從多因緣和合故得聞聲不得言一法能聞聲何以故耳根無覺故不應聞聲識無色無對無處故亦不聞聲聲無覺無根故不知聲爾時耳根不破聲至可聞處意欲聞情塵意和合故耳識隨生耳識卽生意識能分別種種因緣得聞聲以是故不應作難雖聞聲佛法中



亦無有法能作能見能知如偈說有業亦有果無  
作業果者此第一甚深是佛法能見雖空亦不斷  
相續亦不常罪福亦不失如是佛法說

傳曰有僧嘗問荷澤會禪師見聞照聲色時唯  
復抗行耶唯有先後荅曰抗行先後卽且止汝  
畢竟將什麼作聲色僧曰如師所論則無聲色  
可得也於是再拜卽日發去後隱於蒙山

首山念禪師有僧問如何是佛荅曰新婦騎驢阿  
家牽僧曰未審意旨如何荅曰百歲翁翁失却父  
僧曰百歲翁翁豈有父耶首山曰汝會也又曰此

是獨坐無尊卑從上無一法與人

傳曰首山高弟有神鼎謔禪師嘗問僧舉似此  
語作偈曰新婦騎驢阿家牽誰後復誰先有問  
又須向渠道新婦騎驢阿家牽是老以無師智  
自然智吐稱性語能形容不可傳之妙者年住  
山學者從之有問而默則疑以爲不肯爲我說  
有問有荅則是以言遣言世諦有爲此意所從  
來遠矣阿難嘗問迦葉世尊付金襴之外更傳  
何法迦葉呼曰阿難阿難應諾迦葉曰倒却門  
前刹竿着



寶公十二時偈曰食時辰無明本是釋迦身坐卧  
不知元是道只麼忙忙受苦辛認聲色覓疎親只  
是從前染汙人若欲將心求佛道問取虛空始出  
塵

傳曰僧問雲菴如何是道雲菴曰寶公云若欲  
將心求佛道問取虛空始出塵汝今求佛道虛  
空向汝道什麼其僧於是大悟於言下昔亮座  
主參馬祖祖問汝稱講經將何物講對曰將心  
講祖曰心如工伎兒意如和伎者如何講得經  
亮厲語曰心若講不得莫是虛空講得麼祖曰

却是虛空講得亮亦契悟歸謂其學徒曰我自  
謂平生講業天下無能過者今日見開元老宿  
一唾淨盡我從前見解皆欺誑汝遂渡漳水隱  
於西山予嘗作漁父詞歌其標韻曰講處天花  
隨玉塵波心月在那能取旁舍老師偷指注回  
頭覷虛空特地能言語歸對學徒重自訴從前  
見解都欺汝隔岸有山橫莫雨翻然去千巖萬  
壑無尋處

寂音尊者智證傳卷之九



寂音尊者智證傳卷之十

門人 覺慈 編

洞山尊貴旨訣

傳曰雲居膺禪師曰僧家發言吐氣須有來由  
莫將作等閑這裏是什麼處所爭受容易凡問  
個事也須識些子好惡若不識尊卑良賤不知  
觸犯信口亂道也無利益並馳行脚到處覓相  
似語所以尋常向兄弟道莫怪不相似恐同學  
太多去第一莫將來將來不相似言語也須看  
首尾八十翁翁出場屋不是小兒戲不是因循



底事一言參差卽千里萬里難爲收攝蓋爲學處容易又曰汝等諸人直饒學得佛邊事蚤是錯用心了也不見古人講得天花落石點頭尚不干自己事自餘是什麼閑如今擬將有限身心向無限中用有什麼交涉如將方木逗於圓孔多少撓訛若無恁麼事饒汝說得簇花簇錦亦無用處未離識情在一切事須向這裏及盡始得無過方得出身若一毫髮去不盡卽被塵累豈况更多差之毫釐過犯山嶽不見古人道學處不玄盡是流俗閨閣中物捨不得俱爲滲

漏直須向這裏及取及去及來併盡一切事始得無過如人頭頭上了物物上通只喚作了事人終不喚作尊貴將知尊貴一路自別便是世間極重極貴物不得將來向尊貴邊須知不可思議不當好心所以古人道猶如雙鏡光光相對光明相照更無虧盈豈不是一般猶喚作影像邊事如日出照於世間明朗是一半那一半喚作什麼如今人未識得光影門頭戶底麓淺底事將作屋裏事又爭得又曰升天底事須對衆揚却十成底事對衆丟却擲地作金聲不得



回頭顧著自餘有什麼用處不見二祖當時詩  
書博覽三藏聖教如觀掌中因什麼更求達磨  
安心將知此門中事不是等閑予味雲居之語  
知尊貴之旨須自悟噫垂衣裳而天下治者堯  
舜也

圓覺經曰金剛藏菩薩問世尊曰若諸衆生本來  
成佛何故復有一切無明若諸無明衆生本有何  
因緣故如來復說本來成佛十方異生本成佛道  
後起無明一切如來何時復生一切煩惱而世尊  
答曰善男子一切世界始終生滅前後有無聚散

起止念念相續循環往復種種取捨皆是輪迴未  
出輪迴而辨圓覺彼圓覺性卽同流轉若免輪迴  
無有是處

傳曰圭峯曰此段義窮盡甚深疑念故菩薩難  
意云衆生本佛今旣無明十方如來後應煩惱  
佛答意云卽此分別便是無明故見圓覺亦同  
流轉如雲駛月運等但一念不生則前後際斷  
如翳差華亡衆生卽佛人罕能知知而寡信信  
而鮮解解亦難臻此境翠峯真點曾好問僧文  
殊是七佛之師因甚出女子定不得罔明從下



方來因甚却出得女子定莫有能對者獨英邵  
武方其問時以手搯其膝而去真笑曰賣匙筋  
客未在于以謂英邵武可謂一念不生前後際  
斷者耶

求明禪師有僧問以心爲宗禪門正脈且心是名  
以何爲體荅曰近代以來今時學者多執文背旨  
昧體認名認名忘體之人豈窮實地徇文迷旨之  
者何契道源則心是名以知爲體此是靈知性自  
神解不同妄識仗緣託境作意而知又不同太虛  
空廓斷滅無知

傳曰肇論曰般若無知者無有取相之知也常  
人皆謂般若是智智則有知也若有知則有取  
著若有取著則不契無生今明般若真智無相  
無緣雖鑑真諦而不取相故云無知也故經云  
聖心無知無所不知矣又經云真般若者清淨  
如虛空無知無見無作無緣斯則知自無知矣  
不待忘也以此知真知不落有無之境是以諸  
佛有秘密秘密之教祖師有默傳密付之宗唯  
親省而相應非言詮之表示若明宗者了然不  
昧寂爾常知也魏府元禪師曰佛法在日用處



行住坐卧處喫茶喫飯處語言相問處所作所  
爲舉心動念又却不是也

### 臨濟四喝

傳曰金剛王劍觀露堂堂纔涉唇吻卽犯鋒鏖  
踞地師子本無窠臼顧佇停機卽成滲漏探竿  
影草不入陰界一點不來賊身自敗有時一喝  
不作一喝用佛法大有只是牙痛此四偈予年  
三十五時作今五十二偶閱舊書見之於是喟  
然而嘆昔李北海以能書名世而世爭師其筆  
法北海笑曰學我者拙似我者死四偈有旨的

如學北海書而似者耳首山上堂曰昔興化和  
尚示衆云大衆興化放你諸人不得不得如何  
若何須是單刀直入興化爲你證據時有旻德  
長老出衆禮拜起便喝興化亦喝旻德又喝興  
化又喝旻德便休興化乃曰適來若是別人三  
十棒一棒也較不得何故他旻德會一喝不作  
一喝用首山曰看他興化與麼用爲什麼放得  
佗過諸上座且道什麼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  
前一喝後一喝且道那箇是賓那箇是主雖然  
如是亦須子細便下座又曰二俱有過二俱無



過予觀首山可謂臨濟興化的骨孫也

洞山五位

傳曰天下後世學者多疑達磨所傳之意使可  
祖自求其心且不可得矧所謂洞上五位者耶  
是不達先聖之遠略所以防閑異道邪說之摩  
拂正法也故特建法幢意若曰有能通達其旨  
趣受用其法門臨機無疑遇緣不退者卽吾法  
流不然非其眷屬故有五偈皆精妙秘奧非上  
智大根莫能到其境今叢林聞其偈如人聞其  
父之名可聞而不敢道嗟乎異哉其偈曰正中

偏三更初夜月明前莫怪相逢不相識隱隱猶  
懷昔日嫌旣曰不相識而懷昔嫌豈真然耶偏  
中正失曉老婆逢古鏡分明覲面更無真休更  
迷頭猶認影方認影耳何謂覲面無真乎正中  
來無中有路出塵埃但能莫觸當今諱也勝前  
朝斷舌才偏中至兩刃交鋒莫迴避好手還同  
火裏蓮宛然自有冲天氣正中來則獨倡而未  
和偏中至則賓主叶和也兼中到不落有無誰  
敢和人人盡欲出常流折合終歸炭裏坐獨此  
一位沒偏正之名此其難和蓋所謂出凡聖路



學離心意識參及盡無功虛玄妙道者也然其  
要擬心動念卽迷宗失旨故汾陽偈曰五位參  
尋切要知纖毫纔動卽差違金剛透匣誰能會  
唯有那吒第一機舉目便令三界淨振鈴還許  
九天歸正中妙挾通回互擬議鋒芒失却威  
法華經安樂行品曰菩薩行處住忍辱地柔和善  
順而不卒暴心亦不驚

傳曰龍勝曰忍爲最妙行者當作是念我若以  
瞋報彼則爲自害又我先自有是罪不得如意  
要必當償若於此人不受餘亦害我俱不得免

云何起瞋又忍爲礫礫能瑩諸功德若人加惡  
如猪揩金山益發其明求佛道利衆生之利器  
也末嘉作證道歌叙六度而以忍爲首曰從他  
謗任他非把火燒天徒自疲我聞恰似飲甘露  
消融頓入不思議揚州建隆慶禪師有卓行黃  
龍南公高弟也爲東坡少游孫莘老鄒志完諸  
公所禮敬有門弟子懷奸少藜林爲慶呵辱不  
勝其忿走白莘老少游曰諸公以建隆爲有道  
者然無奈其好欲嘗私一尼童知之否諸公大  
驚知其謗因造其廬問之慶笑曰實如所傳竟



不復辨人以為難慶後歿火化得五色舍利不勝數其平生踐履之明驗如此

華嚴經曰具足優婆夷以忍波羅蜜中具十波羅蜜以常能大捨具檀波羅蜜素服清潔名為持戒被髮毀容名為忍心常不與世心和合名為精進智悲利俗不與識俱名為禪定已踐佛果出世妙慧名為智慧常處生死接引衆生又無女業示受女身明大悲行是名方便常隨大願六道濟生名之大願不畏生死常轉法輪名為力隨智幻生一切刹海常施佛事名為智具足如是十波

### 羅蜜

傳曰予於是十波羅蜜中自觀皆莫能行獨於心常不與世心和合敬奉教矣以情觀之則予為沙門乃不遵佛語與王公貴人游竟坐極刑遠竄海外既幸生還冠巾說法若可憫笑然予之志蓋求出情法者法既出情則成敗讚毀道俗像服皆吾精進之光也

寂音尊者智證傳卷之十



雲巖寶鏡三昧

合古轍上

華嚴論曰唯寂唯默心造如來之樣不著不戀  
入道合法之轍一云是路入法界之轍  
如是之法佛祖密付汝今得之其善保護

首標叙語而為結語丁寧之詞何也是古轍全  
提時節法華曰如是妙法諸佛如來時乃說之  
如優曇華時一現耳舍利弗汝等當信佛之所  
說言不虛妄舍利弗殷勤三請而世尊方許說  
之及其渴聞便為結語昔雲巖深得此意洞山



辭去時問曰百年後或有人問還邈得師真否  
如何祇對巖云但向伊道只這是洞山沈吟巖  
曰价闍黎承當這個大事直須子細洞山初無  
所言後因過水觀影方始頓悟  
銀盤盛雪明月藏鷺類之弗齊混則知處意不在  
言來機亦赴

雲門問僧佛法還有長短也無自代云這個師  
僧與麼肥那個師僧與麼瘦蓮華峯問僧佛法  
還有彼此也無自代云那裏搗藥這裏向火風  
穴問念法華如何是世尊不說說念曰動容揚

古路不墮悄然機所以同安曰枯木巖前蹉路  
多行人到此盡蹉跎者以智眼多濁不見古人  
不傳之妙巴陵以三轉語訓雲門法乳之恩非  
徒語也

動成窠曰差落顧佇背觸俱非如大火聚

巖頭曰不用思搭着昏昏地纔有所動便成窠  
曰古人喚作貼體衣病最難治也洞山云擬心  
蚤差况復有言耶般若如火聚觸卽被燒背卽  
非火百丈云但兩頭捉汝不着免苦樂相形明  
闇相訓譬如卦兆便被五行所管也



但形文彩卽屬染汙夜半正明天曉不露

百丈曰從來是個物不要知渠解渠是渠非渠  
但刈斷兩頭句刈斷有無句不無不有句兩頭  
迹不現兩頭捉汝不着不是欠少不是具足非  
凡非聖不明不暗不是有知不是無知不是繫  
縛不是解脫不是一切名目何以問不以實語  
荅若爲雕琢得虛空爲佛相貌若爲道虛空是  
青黃赤白所以維摩云法無有比不可喻故法  
身無爲不墮諸數故本無名目謂之佛是染汙  
謂之法是染汙所以讓公云說似一物卽不中

爲物作則用拔諸苦雖非有爲不是無語

瀉山云實際理中本無是法所以不欣取着爲  
物作則之時要用便用若於餘時無一塵繫念  
涅槃經云有所說者名有爲法如來世尊非是  
有爲是故無說而藥山又曰第一不得絕却言  
語他說個語顯個無語底

如臨寶鏡形影相覩汝不是渠渠正是汝

但言汝是染汙故言汝不是渠便爾休去則成  
兩句故又言渠正是汝故成三句也

如世嬰兒五相完具不去不來不起不住婆婆和



和。有句無句終必得物語未正故。

涅槃經曰云何名嬰兒行。善男子不能起住去來語言是名嬰兒行。如來亦爾不能起者如來終不起諸法相不能住者如來不著一切諸法不能來者如來身行無有動搖不能去者如來已到大般涅槃不能語者如來雖為一切衆生演說諸法實無所說何以故有所說者名有爲法如來世尊非是有爲是故無說又無語者譬如嬰兒言語未了雖復有語實亦無語如來亦爾語未了者卽是秘密諸佛之言雖有所說衆

生不解故名無語又嬰兒者名物不一未知正語雖名物不一未知正語非不因此而得識物如來亦爾一切衆生方類各異所言不同如來方便隨而說之亦令一切因而得解

如離六爻偏正回互疊而為三變盡成五

離南方之卦火也心之譬也其爻六劃回互成五卦重疊成三卦如☲☲☲第二爻三爻四爻又成一卦巽也三第三爻四爻五爻又成一卦兌也三此之謂疊為三也下巽上兌又成一卦大過也☱☲下兌上巽又成一卦中孚也☱☱此之謂變



成五也

正中來 偏中至 正中偏 偏中正 兼中到

大過 中孚 巽 兌 重離

☵☵ ☱☱ ☴☴ ☱☲ ☲☲

○○○ ○○○ ○○○ ○○○ ○○○

如荳草味如金剛杵

荳五味子也一草而具五味金剛杵首尾俱闊而中狹又首尾俱虛而中實原先聖之意以重離五變三疊世間法也例嬰兒不去不來不起不住不能正語出世間法也於是方便建立五

路三位學者思之

正中妙挾敲唱雙舉通宗通塗挾帶挾路

妙挾語忌十成雙舉語有清濁通宗自受用三昧機不昧終始通塗他受用三昧賓主音信相通血脈不斷

錯然則吉不可犯忤

此易離卦初爻之詞以火性上炎當錯然敬之臨濟云如金剛王寶劍其鋒不可觸也

同塵相下

楞伽經曰如楔出楔本欲其離語然必假語也



天真而妙不屬迷悟因緣時節寂默昭著  
南臺偈曰妙哉三下板知識盡來叅既善知時  
節吾今不再三

細入無間大絕方所毫忽之差不應律呂

如樂黃鍾之管九寸差一忽則音不應宮故三  
祖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趙州曰一切但仍舊  
方合古轍蓮華峯亦曰但能隨處安閒自然合  
他古轍

今有頓漸緣立宗趣宗趣分矣卽是規矩宗通趣  
極真常流注

圓覺經曰一切衆生皆證圓覺逢善知識依彼  
所作因地法行爾時修習便有頓漸若遇如來  
無上菩提正修行路根無大小皆成佛果將知  
天真而妙不屬迷悟日用皆證特以依師尋求  
修習便成頓漸至其宗趣妙極猶爲理障礙正  
知見故名真常流注玄沙云第一句綱宗且自  
承當現成具足盡十方世界更無他故只是仁  
者更教誰見誰聞都來只是汝心王所為全成  
不動佛只欠自承當喚作開方便門且要汝諸  
人信有一分真常流注亘古亘今未有不是者



未有不非者如此一句成平等法何以故以言  
逐言以理遣理平常性相說法度人然猶明前  
不明後未有出格之句死在句中

外寂中搖係駒伏鼠

駒係不忘馳鼠伏偷心在耳

先聖悲之爲法檀度隨其顛倒以緇爲素顛倒想  
滅肯心自許

只此肯心金鎖玄路

要合古轍請觀前古佛道垂成十劫觀樹如虎之  
缺如馬之鼻

法華

經曰佛告諸比丘大通智勝佛壽五百四

十萬億那由他劫其佛本坐道場破魔軍已垂

戒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諸佛法不現在前

如是一小劫乃至十小劫結加趺坐身心不動

而諸佛法猶不在前爾時忉利諸天先爲彼佛

於菩提樹下敷師子座高一由旬佛於此座當

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適坐此座時諸梵天

王雨衆天花面百由旬香風時來吹去萎花更

雨新者如是不絕滿十小劫供養於佛乃至滅

度常雨此花四王諸天爲供養佛常擊天鼓其



餘諸天作天伎樂滿十小劫至于滅度亦復如是諸比丘大通智勝佛過十小劫諸佛之法乃現在前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宴坐十小劫謂之垂成過十小劫佛法方現前如來世尊之意深妙而著曹山曰劫者滯也只爲未忘大果耳虎一名李耳凡虎食畜產不至耳諱其名也然每食一人耳輒一缺鼻者馬後左脚裏有白點處如虎之缺言不敢觸諱也如馬之鼻言語忌十成也

以有下劣寶几玳御以有驚異鰲奴白牯

下劣凡情也驚異聖情也

羿以巧力射中百步箭鋒相直巧力何預

射至百步力也射中百步巧也至箭鋒相直則非巧力所及

木人方歌石兒起舞非情識到寧容思慮

同安曰萬古碧潭空界月載三撈捩始應知臣奉於君子順於父不順非孝不奉非輔

香巖曰於此門成孝義賢子孫密安置洞山曰此事如節度使符印一路不通卽是不奉於君潛行密用如愚若魯但能相續名主中主



僧問洞山如何是主中主洞山云汝自道取僧云某道得只是客中主請和尚道山云不辭向汝道相續也大難

寂音尊者智證傳終

昔人有言切忌說破而此書挑刮示人無復遺意吁可怪也罷叅禪伯以此書爲文字教禪而見詆新學後進以此書漏泄已解而見憎孔子作春秋曰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嗟哉猶未若此書有罪之者而無知之者也頃辛丑歲余在長沙與覺範相從彌年其人

品問學道業知識皆超妙卓絕過人遠甚喜與賢士大夫文人游橫口所言橫心所念風駛雲騰泉湧河決不足喻其快也以此屢縈禍譴略不介意視一死不足以驚懼之者守此以歿不少變節大抵高者忌其異已下者耻其不逮沾於死亡不足以償人意謗黷百出而覺範無纖毫之失奉戒清淨世無知者今此書復出於歿後竊度此意蓋慈心仁勇憫後生之無知邪說之害道犯昔人之所切忌而詳言之者也寧使我得罪於先達獲謗於後來而必欲使汝曹聞



之於佛法中與救鵠飼虎等於世法中程嬰公  
孫杵臼貫高田光之用心也烏乎賢哉  
紹興四年九月晦日闡提居士許顛彥周後序

印  
言  
作





